

音樂創作劇集

2

---

小夜曲

---

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



## 本社啓事

本叢刊每篇獨幕劇，都有版權，不得擅自選錄翻印，否則不論在書店或報販之間，倘發現某書中有本叢刊文章者，本社特委託潮鋒出版社可將該書扣留，依法究辦！尤恐不週，特此謹告。

# 目次

編者序

鬥爭

小夜曲

林冲雪夜殲仇

朱仙鎮

孤雛

錦囊妙計



鷹 筆 (二六)

李時建 (二九)

吳永剛 (三三)

周貽白 (三七)

季希殷 (三七)

I. L. 湯理越著 (三三)  
 廣 人 譯 (三三)

目次

## 序

兩年來的上海戲劇事業，在荆棘叢生的園地上漸漸地甦生着了。無疑地這是綜合了多少人的艱辛和困苦，時間和血汗纔獲得的這新生的萌芽，芽將長成樹，樹將茂成蔭。

現在，大家正懷着千百倍於昔日的毅力，繼續循着建設之路推進。堅強堡壘，爭取演出，實現雜劇運動，提高水準，培植新人，充實戰鬥力。

「獨幕劇創作月刊」的刊行，便是響應這種工作。提供新的優秀的劇本，作為一般劇團練兵之用。因為我們懂得羅馬不是一天成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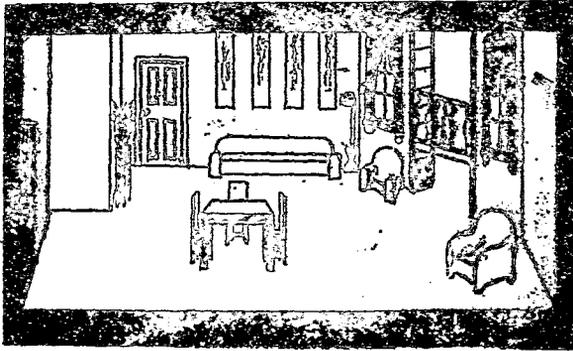
我們並且還希望每月能出版一冊，篇幅絕對公開。我們更是熱誠地需要全國的劇作家們予以援助。

編者

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

爭 門

隼 鷹



人物：

葉素娟

葉靜娟

葉美娟

葉惠娟

葉淑娟

馬養芬——小姐

佈景：

與第一幕同，但陳設則較富麗。其最顯著者，則為一大型之無線電。椅檯亦皆有鏡，全是沙發，誠成爲一完全西式之客廳矣。

幕啓時：

美娟的兩手捧頭坐沙發上。彷彿一深思哲人，惠娟在開着無線電，當台正奏着極浪漫的樂曲。全場空氣相當悲涼。

門

等



樂笑了一會，美娟憤憤地拾起了頭，向惠娟看，然後對語開始。

美娟 惠娟，請你關掉它好不好？

惠娟 (一面關無線電一面說着走過來) 三姐，你今天爲什麼這樣的煩燥？

美娟 (眼睛看着她) 豈但是煩燥，(大聲) 我簡直想自殺，(拾起頭來看着惠娟) 這樣的一個家庭，叫人還能活得下去嗎？

惠娟 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們也不是沒有勸過他，勸過他不聽，那也不能怪我們。(掃一下)(嘆) 順並無反應) 三姐！父親總是父親。

美娟 (並不看她) 在一切的事上都可以這麼說，父親總是父親，但現在，却不能夠。(氣憤個着身子) (站起來) 惠娟，難道爸爸做了傀儡，你還能把他當父親嗎？

惠娟 三姐！你真是太意氣了，我們幾個姐妹，究竟是他生的，無論他做了什麼錯事，我總不能說，他不是我們的父親呀！

美娟 (憤憤地) 你的意思是聽他去，我們不管是不是？

惠娟 是的。三姐，你想想看，他一定要這樣做，我們有什麼法子來管呢？

美娟 難道你就不怕人家說，我們是漢奸的子孫嗎？

惠娟 漢奸的子孫不一定就是漢奸。

美娟 你不能這麼說，究竟是可恥的。

（靜娟從外面回來，眉峯緊蹙，看看他們。）

靜娟 惠娟！（惠娟轉過身來）你們在這裏做什麼？

惠娟 （不高興地鼓著嘴說）談父親的事。（再轉過身去）

美娟 二姐，你說，父親這樣做，我們能夠聽之嗎？他簡直沒有替我們想，他這樣做，叫我們做女兒的，怎麼做人？（也轉過身去）

靜娟 惠娟，照三姐的話，你對父親的事，是預備聽之是不是？（路走一路說着）

惠娟 當然不願意聽之，不過，木已成舟不聽之又有什麼辦法呢？我覺得現在我們是沒有法子  
了，父親的事我們管不着的。却是我們自己——

美娟 (綽上) 我們自己怎麼樣?

惠娟 不要和父親走同樣的路,不要和父親一同毀滅!

美娟 你以爲這樣就夠了嗎?

惠娟 依你說,要怎樣纔夠呢?難道我們算能不講骨肉之情,把父親殺掉嗎?

(美娟很憤慨,但又無言可答,急再轉身。)

辭娟 美娟!(美娟轉過身) 惠娟!也轉過身) 我覺得問題是不能這樣解決的,父親雖然固執,跑到敵

人那邊去做事,但我們還不能就此完全絕望。我們依舊要用我們姊妹的力量,用感情,用理智,去和他力爭,希望在不斷的鬥爭之中把他爭取回來。這也是我們對於國家應盡的責任。

美娟 我看這個希望是太微弱的。二姐,我們過去對父親做的,難道還不夠嗎?你應該記得,在父親決定過去的前一個晚上,惠娟,淑娟,你我,四個人,不是什麼話都說盡了嗎?不是全都跪在他的面前哀求着他,甚至要他看在死去的母親的面上,不要去做嗎?那一天晚上我們的眼淚,真是流盡了,但是有什麼用呢?(盛憤地,實憤地,雙手裏面) 第二天,還是毫不遲疑地跟着隔壁

的馬大人一同去了，從此——

惠娟（極上）從此我們的家庭，就完全變了，沒有過去那樣的快樂空氣，沒有過去那樣的天倫之樂，就是我們姊妹之間，也常常的引起爭端了！

靜娟（有些傷感地）這一切，我都知道，可是我們決不能因此灰心，因此意懶，對父親的絕望，我覺得還早一點。不過，我也不是說，對父親是一定有挽回之望，但在投下最後一帖藥之前，我們總不能把希望完全斷絕的。

美娟 二姐的話是對的。可是在事實上，我總覺得困難的很。

靜娟 但我們不能因為有了困難，就不去做！

（淑娟從裏面出來。）

淑娟 二姐，爸爸要你過去一下。

靜娟 怎麼？爸爸今天沒有出去嗎？

淑娟 要出去的，聽說時候還沒有到。

惠娟 二姐，你現在進去，可以再勸父親一下嗎？

靜娟 那是一定的。我今天回家的本意，也就是想找個機會和父親再好好的談一會，你們不去嗎？

惠娟 不去。

美娟 我們渴望着你的好消息呢！

淑娟 二姐，你頂好等一會兒進去，大姐在爸爸身邊呢！

靜娟 小妹妹，大姐在那裏是不要緊的。爸爸很相信大姐，我們最好是和大姐一道談。好，小妹妹，再會！

(靜娟入，淑娟含笑望着她進。)

美娟 淑娟，你剛纔聽到大姊和父親說什麼沒有？

淑娟 他們兩個人說得很多，還罵我們呢，把二姐罵得更厲害。

惠娟 你記得罵些什麼嗎？

淑娟 爸爸罵我們，說我們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什麼都不懂，還要亂說話！  
美娟 大姐呢？

淑娟 她還不是那一套什麼柴米油鹽都漲價啦！開銷不得了啦！專門說空話啦！一天到晚，噲哩噲哩！

惠娟 你知道他們找二姐進去，是什麼意思？

淑娟 不知道，爸爸是聽到二姐在這裡說話，纔曉得她回來了。後來他就叫我出來，喊二姐進去。  
美娟 (有所感地) 淑娟，你這兩天，究竟是怎麼想？

淑娟 三姐，我不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美娟 你究竟是反對爸爸到那邊做事，還是贊成他去做？

淑娟 我不贊成！

惠娟 你爲什麼不贊成？

淑娟 因爲我是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的女童子軍。

惠娟 難道你以為爸爸不是中國人嗎？

淑娟 他現在替敵人做事，是不能算是中國人的！

美娟 你不能這樣說，你是他的女兒！

淑娟 三姐，我不能因為是爸爸的女兒，就不反對爸爸！

惠娟 你反對他，他不聽，你怎麼呢？

淑娟 (經過走) 那我就走，我就登報和他脫離父女關係，我愛我的國去。

美娟 你真有這樣的勇氣？

淑娟 為什麼沒有呢？這是我們童子軍應有的精神。

美娟 (高興地拍着她的頭) 小妹妹，你真是太好了。

淑 姐姐！你們呢？

(鄰女自外進，妖形怪狀，做着明星表情)

小姐 (一路搖進來) 怎麼你們二位都在家(走過去抓住淑娟的手) 淑娟小妹妹——(做一鬼臉) (滾)

溜掙脫跑了進去)

(美娟惠娟看見大笑)

小姐 這個小孩真有趣，要叫他去拍電影，怕不成爲中國的『秀蘭鄧波兒』嗎？啊！美娟姐姐！鄧波兒又有一張新片子來了，叫做『Susman of the mountains』，明天晚上就要在大光明做了，我請你和惠娟姐姐去看好不好？

惠娟 (冷冷地) 那不就是『小孤雁』嗎？

小姐 對了，正是『小孤雁』我倒把中國名字忘了。

美娟 謝謝你，我們不想去。

小姐 怎麼？不想去，難道你們到現在還怪我嗎？你們想想看，自從伯父有了事以後，家裏馬上就不對了，鬧得多了。伯父自己，現在是出入汽車，而且用着兩三個保鏢的跟着。難道你們還以爲不夠威武嗎？

美娟 這樣的威武對於我們的家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小姐 那麼我倒不懂，究竟要怎樣才算好處呢？譬如說吧：你們平常老怪着大姐囉嗦，在她手裏要錢難，現在怎樣呢？她不是一句也不說了嗎？不是盡你們用了嗎？有好日子不過，一定是那樣，一天鬧到到晚，我真不曉得你們是什麼心思。

美娟 我們的心思很簡單，寧可吃一口窮飯，不願意父親去做那樣的事，在良心上是不要的。

惠娟 父親這樣做了不但他自己良心過不去，就是我們姐妹，也覺得對不起自己的國家，我們的家將永遠蒙着羞恥，我們簡直不能做人！

小姐 惠娟姐姐！我覺得你的話，說得太過份了，這有什麼不安呢？也不是你的父親一個人這樣做，或者我父親一個人這樣做，你們怎麼不睜開眼睛來看看，在上海，像這樣的人多得很呢？要是個個都不安，那還了得嗎？

美娟 我想不見得吧！現在的上海，一共有五百萬人，照你這樣說，難道大多數的，都已投降過去了嗎？而且就是有很多的，爲利慾薰心，出賣了自己的祖先，家國，有一點良心願一點羞恥的，也不該這樣做。

小姐 我真不懂得你們是什麼意思，開口良心，閉口羞恥，老實說現在的世界，有什麼良心，有什麼羞恥，祇要有錢，就什麼都可以辦到。

惠娟 (不高興地) 恐怕只有你會這樣想。

小姐 難道還是假的嗎？我父親在這個地方，真是比你們看得清楚，老實說，中國人就是這麼回事兒，今天仇敵，能打能罵，到明天，還不是你兄我弟，親親熱熱，什麼漢奸，傀儡，今天竟可以這麼罵，過兩天，和議開了，還不是大家在一起分贖分肥，歡歡喜喜，事情不要看得這樣死才好。

美娟 如果這一回，還是像過去鬧着家窩子，也許會是這樣。不過，賽芬，你得明白，現在却不是那麼回事。是國家對國家之爭，是中國的生死存亡之爭，我們每一個人，對着中國，是負有很大責任的。要是中國這一回失敗了，我們是永遠抬不起頭來的，是要亡國滅種的！

小姐 事情不要看得這麼嚴重好不好？中國有這麼大的地方，這麼多的人，亡國，談何容易？退一步說，就是亡了罷，祇要我們有錢，又怕什麼呢？難道你以為他們還會欺到我們頭上來嗎？就是欺到吧，難道我們不能到法國去嗎？英國去嗎？美國去嗎？怕什麼呢？

美娟 照你這麼說，中國真是什麼希望都沒有！

小姐 照你這樣，人生也真是太苦惱了！我問你，明天晚上大光明，你們究竟去不去？

美娟 (堅決地) 不去！

小姐 (向惠娟) 那你一定是也不去罷！

惠娟 (不高興地) 當然不去！不但不去，我還希望你以後，少說這樣的胡話！

小姐 胡話，一點都不是胡話！

(素娟有點不愉快的從里面出來)

小姐 啊，素娟姐姐！

素娟 (看看她們) 你們又在鬧什麼別扭？

美娟 (不高興地) 沒有什麼！(向外面去)

(惠娟無語地跟地下場)

素娟 (在她們下場以後) 賽芬，伯母沒有來嗎？

小姐 沒有，她和爸爸到鴻翔公司做大衣去了。

素娟 誰做大衣？

小姐 我媽媽。

素娟 她身上的一件，不是很好的嗎？依我看，沒有三四百塊錢，是買不到的！

小姐 你不知道。是爸爸昨天又撈進一筆錢，媽媽有意地要敲他一筆竹槓。媽媽現在很不放心

爸爸，聽說爸爸這一回做事以後，在外面討了一個孃娘呢。

素娟 所以你媽媽就拚命的敲他竹槓。

小姐 對了。你想我媽媽現在年紀已經不小了，人老珠黃不值錢，萬一我爸爸把她丟了，怎麼辦

呢？打鉄趁熱，現在不敲，要等什麼時候呢？

素娟 真沒有想到，你爸爸六十歲的人了，還有這樣與緻！

小姐 我倒覺得這也不能完全怪他，實在是因爲現在，做的專太危險了，你看，是我們這邊做事

的，這幾個月來，被打死的有多少？誰也不能担保自己還活多少天，不快快活活怎麼辦呢？

素娟（有點憂慮地）這也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這兩天也真替我父親担着心呢？祇要他出去，我老是心驚肉跳，一直要到他回家才把一顆心放下。可是一想到錢却又不能不把心腸硬一下，也真是沒有辦法。

小姐 好在危險雖然危險，錢可真多，就是一旦被打死了，也還有一大筆撫卹金好拿，素娟姐姐，恐怕你還不知道呢？像我爸爸你爸爸，萬一真的被打死了，我們每家可以撈到幾十塊錢。

素娟（究竟不像霍芬那樣的無骨肉之管）真是一個大數目，可是父親我總不希望他有什麼意外！

小姐 素娟姐姐，你何必這樣看不開呢？人總是要死的，像你父親，已經是七十歲了，難道還活得  
不夠嗎？

（素娟靜然的在室內走動。）

小姐（看手錶）我不進去了，素娟姐姐，請你通知伯父一下吧。父親說那邊，明天中午有個宴會，要請他到，准十二點鐘。

素娟 好的。（看她要走的樣子）你今天還有事嗎？

小姐 百樂門今天開三週年紀念會，一個男朋友，請我去吃飯跳舞，（外面有汽車的喇叭聲）啊！他

來了！（向外跑）再見！（走到門口，有意地停，用老腔）BYE！BYE！（下）

（素娟百般聊賴地跑過去開無線電，先聽了幾句歌曲，又轉到京戲，再轉是時事報告，她注意的聽）

『今天上午八點五十分在新開路，麥特赫司脫路口，又發生了件槍殺案，被打死的是偽政  
府的參議吳亮夫，身中十餘槍，當場身死，兇手三人，逃逸無踪，捕房現正着手偵查！』

（素娟聽罷，很刺激的，啊的一聲以雙手蒙面，突然室內有聲起，素娟急將無線電關上，注意地聽）

父 你簡直不成話了，居然敢過問起父親的事。

靜娟 爸爸實在是因為這件事的關係太大了。

父 什麼重大不重大，我的事，用不着你們管！

（說到這裏，美惠自外跑入，無語的注意着聽。台上三個人都集中聽裏面說話）

靜娟 父親，你要替女兒們留一點餘地！

父 什麼叫做餘地？

靜娟 女兒都這麼大了，都還要做人？

(靜娟完全用的是哀求的口吻，有點哀首，而且極慚感地。但是父親並不接受。)

父 簡直是豈有此理！

(場上正在緊張，淑娟突然的跑了出來。)

淑娟 (向素娟可憐地) 大姐！大姐！

素娟 淑娟，你怎麼了！

淑娟 (帶哭地) 爸爸——！！

美娟 爸爸怎樣？

淑娟 (帶哭地) 他在罵二姐，他不聽二姐的話(聲憤激)他還是要去做漢奸！做傀儡！

素娟 能讓她這樣胡說嗎？

(靜娟木然地從裏面出來)(默然無語)

蕙娟 (迎上去) 二姐！

(靜娟還是不說話)

惠娟 二姐，你休息一會兒吧！

素娟 (半自語地) 我叫你不要說，你偏不聽，現在好，好！

美娟 大姐！難道我們真的要讓父親這樣幹下去嗎？

素娟 我就不相信你們有誰能夠阻止他。

靜娟 (突然地站起) 大姐，你這話是對的！我們沒有誰能夠阻止他！不過要是你肯說話，我相信父

親是不一定不聽的！可是，你不但說，還鼓勵着他去！

素娟 難到去的不對嗎？難道家里這幾天的生活，沒有以前好嗎？父親這樣拚着性命幹，難道是爲着他自己嗎？他自己已是七十歲的人了，家里的錢，難道還不夠他用嗎？一切的事情，都擺在面前，父親是爲着你們，我願意他去，也是爲着你們。

靜娟 大姐！我們不需要你這樣爲着我們，你這樣的爲着我們，祇有使我們心裏——感到痛苦，何況我們的家，還可以過得去，就是過不去的話，我們也應該寧可以餓死，不能讓人家跟在

後面罵！

索娟 跟在後面罵？誰敢跟在後面罵？靜娟！我告訴你，在上海灘上只有窮人才會給人跟在後面罵？

惠娟 大姐！你在杭州的時候，看見過岳廟裏，跪在地上的那兩個餓人嗎？

索娟 那是以後的事，現在是管不到的！

美娟 大姐，你的話不對，「身後是非誰管得，」這不是我們應該說的話，我們做的事是不能不管身後，不管子孫的！

索娟 三小妹，你的話說得太遠了。

淑娟 姐姐！我不願意做漢奸的子孫！

索娟 怎麼，你又是什麼漢奸漢奸的來了。

淑娟 那麼大姐你要我說什麼呢？

索娟 我要你——唉！和你們簡直說不通！

美娟 你就不能勸勸父親嗎？

素娟 我也勸你們不要這傻，好不好？

惠娟 祇要你肯勸，我相信就是現在，也還是來得及的。

靜娟 大姐！你爲什麼一定要父親這樣去做呢？就依你說，家里需要錢，我們家也不是過不去的，而且我，已經能夠自己維持自己，三妹四妹也都大了。祇有一個小妹妹，她的教育費，也不一定到家裏担承。大姐，你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素娟 我有什麼意思呢？我不是早就說過了嗎？爲着你們，爲着要叫你們過得更好一點，更舒服一點！

靜娟 你祇顧到我們的生活，可是大姐，你要知道，還有比生活更重要的東西，是精神，是名譽。

素娟 精神，名譽，這全是空話，虧你們也居然相信。

靜娟 大姐！你要知道，父親這樣的幹下去，不但不會照你的理想，會把家弄得更好一點，是要把家弄得更壞的。

索娟 你這話怎講？

靜娟 大姐！你要知道父親要是再這樣幹下去，我們幾個姊妹，是不會在這兒呆下去的，我們非離開這裡不可，我們的家，是立刻要破的。

索娟 有這樣的事？

美娟 爲什麼沒有這樣的事，我第一個就要走！

索娟 你到那裏去？

美娟 我什麼地方都可以去，我不要住在這樣的家庭裏！

索娟 （冷笑）想得真容易了？沒有錢就能夠走？

淑 大姐！爸爸要是再做漢奸，我也走！

索娟 你也走？你這麼一個小孩子，也居然要走！

淑娟 是的，大姐！我已經告訴我們童子軍隊長了，她可以帶我到內地去，到前線去救傷兵去！

索娟 那麼慧娟你呢？

惠娟 (不決定地) 我?

素娟 你也會跟她們走嗎?

惠娟 我沒有想走。

素娟 (看靜) 也有不想走的。

惠娟 但是我反對父親這樣幹，我也反對大姐湊着父親這樣幹!

素娟 靜娟你——!

靜娟 我不想離開此地，我還是要留在上海，我要在行動上，更積極的，來洗滌父親替我們造下的羞恥!

素娟 (怒) 照你這樣說，你還要對付父親是不是?——

靜娟 也許是的，大義滅親，我還不是那樣的大勇者，可是，我一定要更勇敢的去做事，來替我們的姐妹復仇，我一定要使大家知道，在我們家裏，雖然有使大家失望的人，也還有更多的愛國的人!

素娟 (冷笑) 你們這些孩子，真是太意氣了，我倒不相信你們真的會這樣幹，無錢逼死英雄漢。

祇要你們走出去，我包管你們馬上就要碰壁，到那時候，你們就會相信你姐姐的話了！

靜娟 (很憤慨的) 那麼大姐，你就看吧！

素娟 好！我一定看！

(大家很憤激的，看着素娟，美娟再憤憤地報他一眼，匆匆下，素娟冷笑。)

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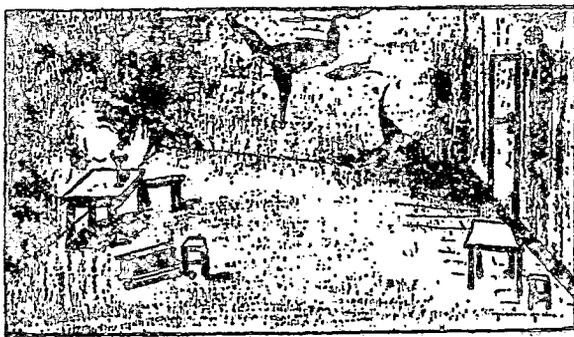
(編者註) 本劇是鷹隼先生近作「五姊妹」的第二幕。

2000

# 小 夜 曲

(編改“天明”的生先迅魯由)

李 時 建



00892

時間：

若干年以前

地點：

魯鎮

人物：

單四嫂子

寶兒

王九媽

藍皮阿五

紅鼻子老拱

佈景：

是一間鄉下的土屋子。很小，很低，窳劣的視線穿過那低矮的屋脊就可以看見外面，外面有

小  
夜  
曲

一九一

樹，樹幹的一部倚在屋脊外的上邊。屋左隣是「威亨酒店」；所以那邊酒店裏喝酒的人的說話聲音常常能由左牆透過來。右牆有窗，台後中部有門，通外面。屋裏的陳設很簡單：一張床，一張破椅子，兩個舊凳子，一個搖籃和一架紡車；這些東西陳設得很零落很雜亂。

第一場

幕啓時：

音樂起奏，是一個很沉重很拖沓的調子。

是深夜的時分，屋外一片烏黑，天上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樹上有貓頭鷹在哇哇地啼叫，樹葉兒給秋風吹着在牆上索索地響，沉寂，像死一般地沉寂。——忽地，秋風從遠處送來了幾聲破響在敲着三更。

那邊「威亨酒店」裏的幾個酒鬼們還沒有回去睡，亂鬧了一頓，現在安靜下來了。藍皮阿五跟紅鼻子老洪彷彿在低聲說些什麼話，迷迷糊糊地一些醉話不知道哼啊吃啊究竟說些什麼，可是那些聲音遠遠這邊來却更是難聽了。

屋內搖籃的小椅子上點着一盞豆油燈，那黯淡的一點藍光射在着白的嬰兒的臉上直發着青，青得可憐。這個可憐的孩子在搖籃裏喘着氣，掙扎着，用他的小手亂抓亂舞，他的小嗓子直哭着，哭着已經沙啞了！單四姨子坐在他前給

籃旁用力地搖着搖籃，拍着他，哄着他睡。她是一個三十左右的婦人。自從丈夫死了之後看起來已經很憔悴很蒼老了。這時候來，寶兒的病已經叫她兩夜沒有睡，她的眼泡已經紅紅地腫得很高，眼角下垂，雙眉緊蹙着，心底正爲着寶兒的病感到極度的不安與焦急！他不住地搖着拍着，哄着……

單

啊啊……寶兒睡覺啊！……寶兒好好地睡啊！……啊……啊……  
啊啊……寶兒不要哭啊！……寶兒不哭啊！……媽媽喜歡寶兒啊！

寶兒睡覺啊！……寶兒吃了藥就好啊！……寶兒跟媽一塊兒睡，寶兒跟媽好好地睡……睡到明天吃豆豆啊！……

啊啊……寶兒別哭了，別哭了！……

（她看見了一些堆在搖籃邊上的寶兒的心愛的玩具，便拿了起來。）

啊啊……寶兒不睡覺，寶兒玩玩意！……

啊啊！寶兒玩這個……寶兒玩泥菩薩……寶兒看看菩薩多好看啊！……紅的花，藍的花……

寶兒玩碗碗吧……寶兒有小木碗，小木碗盛飯給寶兒吃……啊啊！寶兒別哭了……別哭

了……

寶兒睡啊！睡啊！……寶兒睡下媽媽就安心啦！……啊！……

寶兒別哭，寶兒別哭……寶兒快快睡……快好好地睡啊……

（單四嫂子給孩子哄了一些時候，音樂漸止。她還在搖着搖籃，那邊藍皮阿五和莊鼻子老拱談話的聲音却慢慢地高起來了。）

五（聲）你瞧！老拱啊！今天又是這樣子，隔壁單四嫂子還沒有睡哪！

拱（聲）唔！寶兒那小東西究竟怎麼樣哪？

五（聲）不見好……唉！說起這個小寡婦也真可憐，年紀青青，死了丈夫……唉，死鬼單四又死

得那麼冤……他媽的，守守寡倒也罷了，偏偏給寶兒又弄得病起來哪！真他媽的——

拱（像又喝了一杯酒，放下了酒杯似地聲）喂，阿五，別提起這個小寡婦哪！這個小寡婦可真不壞哩！你

瞧，他活兒做得多好，做起來可又是那麼勤快！寶兒沒有病以前，她的紡車那一夜不要響到

三四更！

五 (聲) 是啊！我們魯鎮每晚一更後到夜裏只有兩處還不熄燈！一處是這兒的「咸亨酒店」，

還有一處就是隔壁單四嫂子家了……唉！這麼好的女人，只可惜死鬼單四沒有福氣！

拱 (聲) 喂！阿五！誰要有福氣的，給這小寡婦來這麼一手，包管——

五 (聲) 我告訴你，老拱，今兒早上，這小寡婦帶着寶兒去看何小仙，看了出來上賈家濟世老店去配方子，我剛巧走過那兒，見她怪吃力地抱着孩子回家，我就對她說：「單四嫂子，我替你抱抱囉！」

拱 (很快地接上，聲) 她怎麼樣？

五 (聲) 她先不肯，我一定要給她抱！這麼讓了一會，她還是答應把寶兒給我抱了！我就差不多一直送她到家！

拱 (聲) 真地嗎？

五 (聲) 爲什麼不真？我告訴你：那個時候，我伸手去抱寶兒的當兒啊，我就乘勢在她的懷裏這麼摩了一把！啊！她的懷裏是熱啊！熱得直發燙！哈哈！

拱 (聲) 阿五，不要造孽啊！給小寡婦引動了春情了！

五 (聲) 什麼？引動春情，哈哈！……誰不知道，他媽的，你……你也在想心思！

(拍的一掌，像是阿五重重地打了老拱一下。老拱挨了打，彷彿很舒服似地喝了一大口酒，嗚嗚地唱起小曲子來，這嗚嗚咽咽的曲子斷斷續續一直不停地從隔牆傳過來……)

(單四嫂子哄哪騙哪好一些時候，寶兒還沒有睡着，只是還在亂抓亂叫。沒奈何她只得給他抱了起來，一面走動，一面還哄着。她的兩肩皺得更緊了！)

單 …… 啊！…… 寶兒睡覺啊！…… 寶兒快好好地睡啊！…… 我的寶兒睡了覺，明兒就要好啊！

……

啊！…… 乖乖的寶兒聽媽的話，一覺睡到大天光啊！…… 明兒看媽媽來紡紗…… 媽媽紡

紗來賣錢！…… 賣出錢就給寶兒買茴香豆吃，給寶兒買花布做好衣裳啊！……

啊！…… 寶兒，寶兒，別哭了，別哭了…… 你知道你哭，你媽的心裏也要哭！……

寶兒，寶兒…… 你是你媽的命根子，你是你死爸的一根香煙啊！…… 你要快些好，你一定得

要快些好!

啊啊! ……寶兒快病好! ……寶兒快病好! ……寶兒一好, 媽媽就安心哪! ……

啊啊! ……別哭了! 別哭了! ……寶兒快快睡! ……寶兒快快好好地睡! ……

啊啊! ……

……

(她拍着, 哄着, 來回不停地走着。這樣好一些時候, 寶兒才算睡着了! 單四娘子靜靜地等着他沒有什麼聲息了, 才輕輕地將他放在搖籃裏, 蓋好被。她轉過身來, 深深地鬆了一口氣, 在她緊蹙的兩眉間透出一絲絲笑意。打了一個呵欠, 有些想睡, 可是一肚子像火般地在燒!)

奇怪! 爲什麼不要睡呢? ……已經有兩夜沒有睡了! ……不要睡, 不要睡! 等我的寶兒乖乖地好了再去睡! ……

我只要我的寶兒好起來, ……我的寶兒的病一定要立刻好! ……只要寶兒的病能好, 我可以一生一世都不睡! ……

(她轉過臉去看寶兒，她的眼睛地注視着寶兒直發怔。寶兒的臉色變得更難看了，她「啊」地一聲叫了一半，很快地俯下頭去，她聽着寶兒還在細微的呼吸，這才慢慢地抬起頭來！)

這怎麼辦呢？……怎麼辦呢？……我究竟該怎麼辦呢？……

(她跑到那張破桌子邊打開抽屜，拿出一包東西，那是一張黃紙的牌籤，黃紙白紙上塗着草字的藥方，一些藥店裏包藥的大小紙塊……)

怎麼辦呢？神籤也求過了，願心也許過了，丹方也吃過了，連何小仙那兒也去看過了，怎麼寶兒還不見好呢？……什麼道理呢？……爲什麼寶兒還不見好呢？……

明兒還是再去看何小仙去，明兒一大早就去給寶兒掛個頭號！……噯，何小仙一定看得好，我家寶兒的病的！他把脈的指甲就有四寸長，他一定有仙法可以看好寶兒的病！……

對哪，明天還是上何小仙那兒去看病……今天爲什麼不對他多說幾句話呢？……我爲什麼要怕他呢？……噯！真是……

不過，看何小仙又得要四個銀毫子……這怎麼辦呢？沒有錢了……

(她走到枕頭邊，在枕頭底下層深處拿出一個手巾包，打開了，裏面密密的包着幾層紙，才是三個小錢和十個銅錢。)

不夠，不夠！這怎麼辦呢？……那兩塊龍洋和十幾個銀毫子都爲着寶兒的病用光了，……不夠，這怎麼辦呢？……

啊！有了！有了！

(她再找出另一個手巾包，又是密密地包着幾層，裏面是一副銀耳環和一支包金銀管子。)

拿去換去，拿去換去！換到了錢給寶兒看病！……

對哪，就是多給幾個錢給何小仙也不要緊，只要能看好我家寶兒的病！……

明兒看好病再帶寶兒上土穀祠去求仙方去！……唉呀！就是土穀祠的仙方還沒有求，……

明兒一定去求！……多佈施點香火錢，多給土穀神老爺碰幾個響頭，寶兒就一定會好了！

阿彌陀佛，菩薩老爺保佑我家寶兒長命百歲！……長命百歲！

(她笑了，好像寶兒現在已經當真好了一樣。她慢慢地走到寶兒的床前，寶兒睡得正熟。)

寶兒，寶兒，我的親寶兒，我的命根子……你是我的肉……你一定要好起來，好起來  
啊！……

你好起來，將來長大了，長命百歲……長命百歲……給爸爸接香煙，養媽媽到老啊！……

寶兒，你好了，將來媽媽一定去給你念書識字……你爸爸不識字，吃了一生一世的虧，到了  
還是給那些識字的有錢的太爺們弄死……寶兒一定去識字，將來中舉中狀元來榮宗耀  
祖，給爸爸掙口氣……媽媽來給寶兒紡紗，媽媽來拚命多紡些紗，多弄些錢來送寶兒進學  
堂！……

寶兒，只要你快些好起來，媽媽什麼事都可以去做……媽媽的眼睛裏只有你，只有我的親  
寶兒，我的好寶兒！……

……  
寶兒一定會好地唔……寶兒一定會好地！

（她迷迷糊糊地倚着搖籃，她的眼慢慢地垂下，嘴裏喃喃地還在說些什麼，漸漸地，她終於睡熟了。）

(遠處聽着四更。隔壁缸身子老拱還在斷斷續續嗚嗚咽咽地鳴着，可一直沒有停過。誰知，好像是藍皮阿五又打了他一下。)

五 (醉得更厲害的聲音) 喂，老拱得走啦！回家挺屍去吧！

拱 (好像沒有理他，還是唱。)

五 (聲) 喂，回家挺屍去時候差不多啦！「威亨酒店」要上舖門啦！

(這時候，插了一句擊鑿說話的聲音。)

掌 (聲) 不早了！小店要上舖門了！二位請明兒過來賞光！

拱 (聲) 啊！得走啦！是不是人都走光了嗎？……好！就走！回去挺屍去！

五 (聲) 你先走！

拱 (聲) 你先走！

五 (聲) 你看你走也走不穩啦！他媽的，你別摔倒！

拱 (聲) 得了，得了！你不也是一樣！你別摔倒啊！……

〔拍地一下，老拱摔倒了！〕

五 〔聲，還拍着聲〕 哈哈！哈哈！元寶翻身了！哈哈！哈哈！

五 〔聲，擰扎了起來〕 哼！這有什麼好笑的！昨兒晚上，你也不元寶翻身來着……

五 〔聲〕 喂！老拱，隔壁寶兒不哭啦！小寡婦也不在說話啦！睡了吧！

五 〔聲〕 唔！睡了就好了，睡了寶兒的病就要好啦……

〔老拱又嗚嗚咽咽地唱起小曲子來，兩人踉踉跄跄地腳步聲在遠處消逝，那嗚嗚咽咽的小曲子也漸漸地去了！〕

〔片刻——死一般的沉寂。〕

〔陸地，寶兒哇地一聲從睡夢中哭過來，音樂也立即起矣，那調子很高，很急促，不斷地起伏着，和寶兒的哭聲夾雜！音樂是從這兒開始一直繼續下去到第一場結束為止。〕

〔單四嫂立即被這哭聲驚醒了！寶兒的哭聲現在是非當地可怕！兩隻小手向空間亂抓得更緊。她覺得臉色全變了，她趕緊向他搖着，拍着。〕

單 寶兒！寶兒！你怎麼啦？你怎麼啦？……你快好好地睡啊！……啊！……怎麼啦？怎麼啦？……

……怎麼寶兒哭的聲音是這樣子的？……這是怎麼回事？……

啊！寶兒，你不要哭了……你那兒不好過？你那兒不好過……你快醒啊！快醒啊！……

寶兒……寶兒……

這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寶兒怎麼現在會是這個樣子……怎麼辦呢？……去找王九媽來看看！

（她很快地跑了出去，聽見隔壁「砰砰砰」打門的聲音，聽見她喘着氣急促地高聲叫着「王九媽！王九媽！」……

（寶兒的哭聲更是悲慘得可怕了！他的小手亂抓得更急更緊！在那個豆油燈的微光下，他的臉已呈了死灰色。

（單四嫂子和王九媽忽忽地拉到屋裏來了！王九媽已有六十多歲，她剛驚醒起來，外面的衣服還沒有穿好，一手扣着扣子，睡眼矇矓地聽着一雙老眼。）

單 王九媽，你看看，寶兒怎麼啦？

王 （仔細地看了一看，嚇得叫起來）啊！

單 怎麼啦？王九媽，寶兒究竟怎麼啦？

王 今天看過先生了嗎？

小 夜 曲

11011

單 看過了，今天特爲去看何小仙的，說是什麼「火尅金，中焦塞着……」

王 單方吃過了嗎？

單 吃過了！還在賈家濟世老店買的「保嬰活命丸」

王 唔……

單 你看看，王九媽，你有年紀，見的多！請你老法眼看一看，怎麼啦？寶兒現在究竟怎麼啦？

王 （看了她一眼，給眉毛皺着，說不出話來。） 唔……明兒你帶他上土穀祠去求帖仙方去！

單 是的呀！明兒一定去的呀……

（寶兒的哭聲漸漸地低下去，漸漸地微弱……）

單 寶兒寶兒……（突然看了什麼）王九媽！你看看，你看看寶兒的臉上，額上，鼻尖上怎麼全都沁

出了一粒粒的汗珠？

王 啊！（給手輕輕拭了一把）唔……

單 （也摸了一把）這汗珠怎麼這樣黏手？

王 單四嫂子，只怕……

單 王九媽，王九媽，你再看看：寶兒的眼睛怎麼睜不開了？

王 唔！……

單 寶兒的鼻子怎麼發青了？

王 唔！……

單 寶兒的額角怎麼是黃的？

王 唔！……

單 寶兒的臉色怎麼是這樣子？

王 唔！……

單 王九媽，王九媽，這怎麼得了，怎麼得了啊！……

王 唉！

單 寶兒，寶兒！ 你……（她哭了起來）

王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菩薩保佑！

（寶兒的細微的哭聲都沒有了，呼吸也從平穩變到沒有，這個小生命已經逝去了！）

單 寶兒，寶兒！……啊啊！（她伏倒在搖籃裏）寶兒，寶兒，寶兒啊！

（燈光立即很快地轉暗。）

### 第一場

（燈光立即很快地轉明。）

（是下午五點鐘的光景：秋天黑得早，太陽在向頭落，屋脊上，樹枝頭都有些殘陽。室內在殘陽的照映下作昏黃色，更設是更寥落了！）

（聽見門外放爆竹的聲音，寶兒的小棺材剛出門，還夾雜着許多喧嘩嘈亂的說話的和嘖嘖的聲音，聲音還高，我們聽得由是藍皮阿五和紅鼻子老拱。

（單四嫂子倚在門口望着那邊遠去了的小棺材嗚嗚大哭，王九媽扶着她。單四嫂子哭得很厲害，王九媽也陪着她哭。）

單 （哭）我的寶兒，我的命根子，我的性命啊！……你怎麼能死呢？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寶兒，你回來！你快回來！……寶兒，寶兒，寶兒啊！……

王 單四嫂子，別哭了，別哭了，你自己的身體也要緊啊！

單 寶兒！寶兒，你回來！你回來！……我要我的寶兒，我要我的寶兒啊！……

寶兒！你回來！……你爲什麼要死呢！……你媽給你養到這大也是不容易地啊！……你死了，媽的命也就沒有了啊！……

王 別傷心了！單四嫂子，棺材已經去遠了，讓他去吧！

單 不，我要看，我要看看我的寶兒啊！

王 好了，已經去得很遠很遠了，不要看了，去歇一歇吧！

單 ……（還是在哭）

（王九媽給她扶到床邊上來，倒了杯水給她喝了，又給她擦了臉，她還是不斷地流着眼淚，嘆氣。）

王 別再傷心了！單四嫂子，你待你的寶兒實在已經盡了心了！

單 人死都死了，還有什麼盡心的呢？

王 你看你生前待寶兒多好，你自己省吃省穿，一點兒錢都要爲寶兒留起來。給寶兒穿好的，吃好的！

單 ……

王 昨兒夜裏他一死，今天一天亮就給他燒過紙錢。上午又燒了四十九卷大悲咒，還拿了你的銀耳環和裏金的銀簪子去給他換棺材，又給他穿了好衣服收斂，連他平日喜歡的玩意兒——那一個泥人，兩個小木碗，兩個玻璃瓶都給他放在枕頭邊了！唉！（她擰着眉頭仔細的擲）……再也沒有什麼缺陷的了！好了，別哭了！再哭，寶兒年紀小，他也當不起啊！

單 可是，王九媽，你想想我的命怎麼這樣苦呢？天老爺怎麼一點沒有眼睛，搶去了我家單四，怎麼給我家的寶兒也搶去了呢！

王 唉！這也是冤孽，前生註定的冤孽有什麼法子想呢！

單 你知道單四死得那麼慘，寶兒死得這麼早啊！……單四，單四，你在生不能救你自己的命，你死了在陰間也不能保佑保佑寶兒的命嗎！……

王 也不要怪死鬼單四了，寶兒也是命該如此，這都是命該如此地！

單 可是我的寶兒是不能死的！單四只有寶兒這一條根，他要給單四接香燭，給我養老送終的  
啊！

王 唉！想開點吧！反正是討債鬼，早死了豈不更好些！

單 單四並沒有做過虧心事，你也沒有偷過人家，搶過人家，為什麼天老爺要給我們討債鬼呢！

（太陽漸漸地西沈，現在已經是黃昏了。屋外是一片暮色，天際飛過一陣陣「呱呱」的寒鴉。室內只爲黯淡。  
（藍皮阿五和紅鼻子老拱走了進來。）

五 單四嫂子，好了，好了，寶兒的棺材已經送到那邊義塚地了！

拱 什麼都弄好了！你放心吧，單四嫂子，沒有別的事了！

單 （向他們行禮）謝謝老拱伯伯和阿五叔叔！

五 不要緊！不要緊！

拱 （同時地）不要緊！不要緊！

王 也多虧你們二位幫忙！

拱 這不算什麼！我們多年的老街坊，這一點算得了什麼！

五 真地，這算得了什麼！我藍皮阿五就是這一點脾氣：愛給人家幫忙！我平常過日子正經事雖然幹不來，閒事幹起來却挺有勁兒地！單四嫂子，你下次再要有什麼事情，儘管來找我藍皮好了！

單 我還會再有什麼事情呢！我是除了我自己死之外，再也不會有什麼別的事了！

五 啊！這也說不定！像你單四嫂子這樣三貞九烈底，世上能有幾個人！天老爺怕不會不給你發財發福！

拱 對哪！你單四嫂子的好福氣將來還在後頭呢！

王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啊呀！單四嫂子，日後你這樣孤孤單單一個人過活總不行啊！我看你還是上那兒去抱個孩子吧！

單 去抱個……孩子……

拱 對哪！對哪！王九媽，你看我家那個小毛狗還不壞吧！抱給單四嫂子倒不錯！

五 噯！我的姪子小龍也不錯，抱給單四嫂子準比小毛狗還好！

拱 單四嫂子，我們攀個親戚吧！我家小毛狗抱給你做兒子好不好？

五 不，單四嫂子，還是我來和你攀個親戚吧！我姪子小龍的的確確不壞！

單 謝謝二位！不過，現在我只想着我的寶兒！除了寶兒以外，我就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要了！

拱 不要緊！我們攀個親戚，大家也可以多一個照應！

五 對啊！我們攀個親戚，大家也可以常照應照應！

拱 我們天天在隔壁酒店裏喝酒，就可以天天來看看親家哪！

五 我們做了親家，大家就是自己人哪！我要是在酒店裏喝酒喝得太醉了，就在親家這兒——

王 （見他信口說說不成話了，有些生氣）喂！你們嚼些什麼舌頭？單四嫂子年青守寡，你們要欺負她寡

婦，當心天雷打啊！好了！時候不早了，上燈了！回去睡覺去吧！

五 對了！不早了！不早了！該走了！

拱 唔，該走了！

五 老拱，上那兒去？

拱 你呢，阿五，你上那兒去？

五 還不是上老地方——隔壁酒店裏喝酒去！

拱 我也是上那兒喝酒去哈哈！

五 哈哈！

王 快走吧！快走吧！別在這兒嘮嘮啣啣不清了！

拱 好！走啦！單四嫂子，明兒見！

五 明兒見，單四嫂子！

單 再見！謝謝你們二位！

(藍皮阿五和紅鼻子老拱同下)

王 這兩個青皮真不是東西！實在惹都惹不得的！你年紀青，獨個兒守寡，得多防備着他們呀！

單 唉！王九媽！我還想着什麼別的呢！現在我是什麼也不要，什麼也不想，我只要我的寶兒啊！  
啊！寶兒！寶兒！

（她禁不住又哭起來，王九媽再勸了一會兒，她才慢慢地靜些……）

王 時候不早了，你勞動了這麼幾天，該養息養息了！我也得回去睡覺哪！

單 王九媽，謝謝你！多虧你老人家幫忙才辦完這件事！

王 好，我走了！好好地睡吧！不要再想寶兒了！明兒我再來看你！

單 謝謝你！王九媽，謝謝你！

（她送王九媽到門口，王九媽走了，她關了門，慢慢地轉過身來，音樂起來——一個很很慢很沉重很沉鬱的曲子。）

（這時候，約摸一更時分，天已經全黑了。）

（她俯身聽倚在門上，手撫着頭，覺得有點頭眩，她鎖定了一會，才略為平穩些。她慢慢地把眼睛向室內探視了一會兒，大，她覺得這屋子有點異樣……她再仔細地看去。）

單 奇怪……這屋子……不像是以前的屋子……真奇怪，為什麼一點也不像呢……啊，這就  
好像是從來沒有碰到過的事，不像會有的事……這屋子……怎麼這樣——這屋子怎麼

這樣冷靜呢！……

點上燈吧！

（她過去給那盞豆油燈點上了。可是，在那個暗淡的燈光下，這屋子更顯得——）

怎麼還是這樣的靜？……更冷靜了！……怎麼這屋子比平常要大些，大得多！……怎麼這些

東西擺着也這麼空！……

（她在室內摸索着，摸到了桌子——）

唔，這是寶兒吃飯飯的地方！……

（她摸到了凳子——）

唔，這是寶兒排排坐的地方！……

（她摸到了一堵牆邊，牆上貼着些洋畫——）

唔，這是寶兒看畫畫的地方！……

（她摸到了床上——）

唔，這是寶兒玩把戲的地方……

〔她摸到了搖籃邊——〕

唔，這是寶兒睡覺覺的地方……

〔她習慣地去搖着搖籃，搖着，搖着，她好像忘去一些事情，伸了手到搖籃裏想去抱什麼，但是，搖籃已經完全是空空的，什麼也沒有抱着……〕

啊……抱不着了，再也抱不着了！

〔她昏沉沉地走到床沿上坐着，定～定神，四面一看，心裏覺得真是煩燥，本能地立即站了起來，站起來了也好像很不舒服，又我個凳子坐下了，可是，立刻他又站了起來。〕

啊……這屋子太冷靜……還太大……東西也太空……我怕！這屋子……這樣大的屋子圍着我……這樣空的東西壓着我……圍着我……壓着我……我怕！我怕！……

〔她怕得直喘着氣，好一會才平靜了。〕

啊……啊……我的頭還是有些昏……

〔她緩到浴室邊，坐下來，搖了搖浴室，又停了，眼睛注視着那架在浴室上的棉紗掛簾，一會，再慢慢又搖起來。忽然，想起

了什麼，很習慣地叫着寶兒的名字。

寶兒！寶兒！……

（在音樂交響的旋律中，好像嘈雜着有個孩子的聲音：那是寶兒的聲音——）

聲  
媽媽！媽媽！媽媽！

（單四襖子好像聽見這個孩子叫媽的聲音了。她的眼睛睜得很大，向四處不住地搜尋着，搜尋着。）

單  
噢！寶兒，寶兒，你在那兒啊？……在那兒啊！……

聲  
媽媽！媽媽！

（這雜在音樂的旋律中叫媽的聲音好像更近了，好像一直到了她身邊。她好像發現了什麼，臉上露出笑容，伸手抱住了一個小孩子一樣，緊緊地抱在她自己的懷裏。）

單  
寶兒！寶兒！

（燈光在她伸手作擁抱狀時慢慢轉暗，音樂奏着尾聲。

（燈光全暗後，慢慢轉明。音樂開始奏着一個新的曲子，一個快板的，輕鬆的，快樂的調子。

（是春天的早晨，陽光融融，洩洩地照浴着。樹枝頭全抽出嫩芽，小馬兒在叫着，踏着喧鬧着。一切都帶着春意，一切都是

很快樂的樣子。

(室內非常明亮，傢具也陳設得井井有理。單四隻子坐在紡車前，她穿着一身很乾淨的衣服，面部好像也年青些。寶兒伏在她的腳裏，她一手搖着紡車，一手抱着寶兒接吻。——正好像在這次燈光變化以前她那個姿勢一樣。)

單 嚙！寶兒香……寶兒真香……還有，這一邊，這一邊……寶兒給媽媽香這一邊……

寶 (轉過臉來給媽媽親了) 媽媽！香不香？

單 香！真香！寶兒真香！(她放開了擁抱)

寶 (一個人摸著走，走到那邊坐在地上吃茴香豆)

單 (繼續紡着紗，一面看着寶兒不住地笑；寶兒也隨着一雙小黑眼睛朝著媽媽笑。她唱著：)

太陽高高照，

媽媽愛寶寶！

媽媽紡紗寶寶笑！

寶寶笑得好，

小夜曲

小 夜 蟲

媽媽樂呵呵!

看着太陽照得高,

不及媽媽愛寶寶!

寶 媽唱得好聽!媽再唱,再唱!

單 媽不唱了,寶兒來做個把戲給媽看吧!來寶兒做個「蟲蟲飛」

寶 (做着把戲唱着,兩手做着手勢)

蟲蟲飛!

蟲蟲飛!

兩個蟲蟲在一堆;

三個蟲蟲來打架,

四個蟲蟲一塊兒飛!

飛!飛!飛!

飛到天上去嘍!

單 哈哈!

寶 嘻嘻!

單 (走過去抱着寶兒) 寶兒真好! 我的乖乖的寶兒真好!

(她給寶兒抱到紡車前來,她還繼續紡着紗;寶兒倚在她身旁,還吃着茴香豆,嚼着酸棗向她笑。她快樂地搖着紗,她覺得飛飛快地,彷彿一切都充滿了生命的活力!)

單 寶兒,你看,你靠在媽媽的身邊,媽媽代你紡紗,這些紡出來的棉紗真是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

(她又吻了寶兒一下)

單 寶兒,媽媽好不好?

寶 媽媽好,媽媽頂好!

單 寶兒喜歡媽媽嗎?

小 夜 曲

寶 寶兒喜歡媽媽，寶兒頂喜歡媽媽！

單 媽媽也頂喜歡寶兒！……唔，好寶兒，親寶兒！

寶 好媽媽，親媽媽！

單 寶兒，你快快長大！長大了就好了！長大了媽媽就更歡喜了！

寶 媽媽！我長大了賣饅餡！爸爸賣饅餡，寶兒也賣饅餡。賣許多許多錢，我都給你！

單 （呆呆地望着他一會兒，苦笑了一下。）不，寶兒不要去賣饅餡！寶兒大了，媽媽送寶兒進學堂去念書

識字。

寶 媽媽送寶兒進學堂念書識字……

單 寶兒一定要好好地念書識字！你爸爸不識字，吃了一生一世的虧，問趙太爺借錢買饅餡，

不識借據上的字，胡裏胡塗在借據上畫了個圈。後來趙太爺就向你爸爸要對本的利錢，你

爸爸還不出，利錢又滾大了，你爸爸更還不出，趙太爺就給你爸爸打一頓，送到縣裏去，打

了幾頓，在牢裏打死了……唉……（她流着眼淚）

寶 媽媽別哭！媽媽別哭！寶兒聽媽的話，寶兒去念書識字！

單 (被潑而笑) 寶兒好好地去念書識字，媽媽拚着命也要掙錢給你進學堂！將來寶兒中舉中狀元，榮宗耀祖，給爸爸出口氣！

寶 寶兒也給媽媽出口氣！

單 啊呀！寶兒真好，我的寶兒真好……寶兒，你不離開媽媽嗎？

寶 寶兒喜歡媽！寶兒一生一世也不離開媽！

單 媽媽一輩子也不離開你！媽媽只要有了寶兒就什麼都不要了！你是媽媽的心，你是媽媽的命！

寶 好媽媽，親媽媽！

單 好寶兒，親寶兒！

(他緊緊地擁抱着他，吻着他，吻着他。)

單 寶兒，寶兒！我的心肝！我的寶貝……

(燈光慢慢轉暗，音樂也慢慢停止。)

(燈光全黑後，隱隱地聽見紅鼻子老拱嗚嗚咽咽地唱小曲子聲音。燈光慢慢轉明，那嗚嗚咽咽的聲音也慢慢增亮。)

(還是那天晚上，已經又是深夜了！室外和第一場時一樣的黑暗，寂寞。貓頭鷹又在哇哇地嗚咽，老拱的小曲子還是斷斷續續地嗚嗚咽咽地響過來。)

(單四姨子坐在紡車前，擁抱着什麼，好像臉也緊貼着她所擁抱的那個什麼上。但是，這一剎那的時間，她好像又蒼老又憔悴了許多，她的眼睛幾乎完全沒有眼神了。)

(一會兒，她才從半昏迷中清醒過來，她又發現了她所擁抱的是空的！)

啊！……啊！……

(又定了定神，嘆口氣站起來。)

寶兒不會再見到了，……還魂是不會有的事，……寶兒的確不能再見到了……

(她走到床邊，想睡下。)

寶兒，你該還在這兒，你給我再在夢裏見見吧！

(音樂再起，在這旋律中彷彿又響雜着寶兒的聲音。)

聲  
媽媽！  
媽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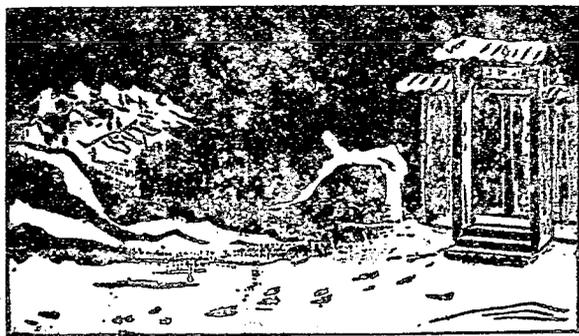
單  
寶兒，寶兒！寶——兒……  
（她再一次地彷彿又聽見這熟悉的親切的聲音了！做眼睜睜得更大，頭髮全都豎起，向四空搜尋，搜尋——）

——幕



# 林冲雪夜殲仇

吳永剛



時間：

冬日傍晚

地點：

山神廟

人物：

林冲

魯智深

陸謙

官安

管營（滄州牢城管營）

佈景：

山神廟門口。位於台之右角，門牆殘破，簷下有額書山神廟三字，台左有枯樹幹，地勢漸遠，漸

林冲 雪夜 藏仇

高，遙見草料場。場後遠山，遍地雪花，時飄時息。

靠壁時：

魯智深背台而立，執酒杖，林冲荷花槍提酒葫蘆。二人自右角上，並立山神廟門口簷下。

林 日子過得真快，想當時小弟跟大哥在菜園相見，不過是初夏的季候，想不到飛來橫禍，總算傲幸不死，一轉眼，全下雪了。

魯 想起那次菜園相會，真夠痛快，想不到半路上弄出個什麼高衙內，唉！真是氣腦殺人。

林 不提起也罷，提起了真是腦人，見了下雪，想起了當年在東京家裏的情景。唉！張氏娘子也太快啦，想不到我林冲也算一個鼎天立地的漢子，連自家家室都保不住——

魯 這次老弟總算逢凶化吉，傲幸逃了性命，現在又因小旋風爲柴大官人柴進的一封信到了官營裏，又沒有受到苦，派在這裏看守草場，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不過做兄長的有句話說，老弟難道就此壯志消沉，預備在此地了却一生，高家的仇也就不再想報了麼？

林 (下弄) 大哥，一路多蒙照顧，野猪林救命的大恩，小弟到死不忘——

魯 (急接住) 兄弟不必多禮。

林 (慨然) 現在小弟的意思，這次已經死裏逃生，弄得家破人亡，所以想暫時在這裏躲一躲，養息點時候，這到並不是壯志消沉，反正天下也不會太平，一旦中原有事，風雲際會，你我也可以吐一口氣。

魯 這樣也好，不過以後還要當心高俅那幫奸賊還要來害你的，今天我在城裏大街上彷彿看見陸謙富安那只狗，他們平空不會來滄州的，我想一定是爲你來的，你要自己小心才好。

林 (感激) 多謝大哥關切，那兩只狗要是撞到了我的手裏那還能饒了他們麼？(用手中花簪比劃作勢)

魯 依俺的意思，殺了那兩個狗東西也不必再等什麼時機，江湖上有的是好漢，咱們連合起來看那幫奸賊還能拿我們怎麼樣！

林 大哥這次分別之後是預備回東京去啊，還是——？

魯 哈哈，董超薛超那兩個解差，回到東京，還不就到高俅那裏去說我就是東京大相國寺管菜

園的魯智深在野豬林把你救了，我雖然不怕他，可是犯不上闖上他的道兒，所以俺預備浪跡天涯，到江湖上去走走，結識幾個英雄好漢，也好盪蕩烈烈做番事業。

林 天下不得志的英雄好漢是太多啦，不過都沒有什麼大作爲。

魯 這也不見得吧，聽說現在江湖上不得志的英雄好漢，大概都到山東去的多。

林 他們都到山東去幹什麼？

魯 他們不是像你被奸臣害了，或者就是像我一樣看見人家的不平事，殺了人放了火，到處有官府緝拿，沒法存身，就都到山東梁山泊聚義去啦，官府也拿他們不得。

林 (疑問) 梁山泊到也聽說過，聽說那裏人多勢力不小，不過到那裏去做個草寇也不見得是一個英雄好漢的前程吧。

魯 (大笑) 做草寇不是一個英雄好漢的前程，那末就該去迎逢那些貪官污吏，去弄個功名上進？要不然，就等着他來侮辱來害死？再不然，就去隱在鄉間，老死窗下，難道像老弟這樣的人，物也甘心這樣的了却一生嗎？

林 這個小弟到沒有想到。

魯 況且在梁山泊裏他們也不像那些打家劫舍的毛賊，他們都很有懷抱。現在暫在那裏躲一躲，等待時機，替天下人做番事業所以我也想到那裏去結識幾個好漢，多殺點該殺的人，不但可以報點私仇，一旦中原有事，也可以把滿腔熱血，洒在沙場上吶！小弟，你方才不是說過也想風雲際會吐一口氣嗎？

林 (深被激動說) 大哥的話真對，小弟過去總是參摸不透，經大哥這麼一說，今天我林冲才知道一個有大志想替國家努力的好漢，是決不能在那些權奸手下掙扎得起的，大哥，你先去罷，小弟暫在這裏存身，祇要大哥捎個信來，小弟一定前來。

魯 好，我這就去。

(魯探腰取出銀兩)

魯 老弟這點銀子收着罷。  
林 多謝大哥，銀子小弟還有。

林冲雪夜磯仇

魯 在這裏舉目無親，你留着用罷。

林 唉！大哥——

魯 兄弟保重，要自己小心才好。（魯轉身行）

林 大哥前途珍重。

（魯不迴顧忽忽即行）

林 （茫然）大哥珍重。

（林冲獨立四顧茫然，見雪下漸大，乃忽忽踏雪向草料場下，陸續與富安管營上。）

富 （向管營）從城裏到那個草料場，你說不過二十多里路，怎末越走越遠？

管營 前面就到了那不是麼？

富 雪下得真大，爲了林冲的老婆，害得我跟你倒霉，那末大雪天，倒來這兒受罪。

陸 唉！我的計策也不算不毒，爲了高衙內想要林冲死，反而在太尉面前見不了個好，可是因爲怕林冲要報仇，太尉才叫我們來滄州害死他，假使林冲死了，我們也不必就心他報仇了。

富 斬草不除根逢春必再發，一不做二不休，林冲一天不死，我們一天不安，今天林冲要是死了，我們可以安心，那時也可以在太尉面前得功。

管營 現在我們去放火，就是燒不死林冲，不過燒了大軍草料場，不死也得問個死罪，不過小的這次給太尉幹點小差使，還要請兩位在太尉面前多多的提拔。

陸 祇要幹得成功，在太尉面前當然要抬舉你的咯，我陸謙也是挺夠朋友的。

管營 這都靠兩位栽培。

富 雪下得更大了，咱們快去罷，早點兒完早點兒進城，明兒還得回東京去復命呀！  
陸 對，快走。

（三人忽忽向草場去，天色愈暗，風狂雪舞，林冲上，且行且向後顧，至山神廟檐下自語。）

林 天黑了，雪下得那末大，怎末還有人在忽忽忙忙的趕路。

（林冲又抬頭向廟門內笑說）

林 山神爺！林冲的草屋被雪壓塌了，今兒要在這裏借宿一宵，打聽得很。

（林冲進入廟門復出，搬一石塊，進入廟內，關門，用石塊抵住。草料場火發，火漸熾，林冲聞聲開門，出見草料場着火。）

林 奇怪！房子明明被雪壓塌了，怎末會自己起火？這裏面一定有——緣故！

（林冲返身進內取鎗出，正擬向草料場而去，忽聞陸謙等三人笑聲，急退隱牆後。陸謙等上。）

管營 這場火燒得很好嗎？

陸 都虧得你們費心，將來回去一定在太尉前面保你做個大官。

富 這一下子，林冲的性命不死也逃不了死罪！哈哈，林冲呀！明年今天，是你的忌日，我們來燒點紙給你做周年吧！

管營 咱們進廟裏去避避風雪好不好？

陸 咱們就在門口看火不必進去啦！

富 這火燒得很旺，不曉得林冲燒成什麼模樣？陸兄咱們趁早進城去罷。

陸 再看一回，等火滅了去，檢一二塊林冲的骨頭，回去好在太尉前面繳差，做個林冲死了的證據。

(林冲暗自切齒，至此不能忍，挺鎗大呼出。)

林 我林冲還沒有死！等着要你們的狗命啊！

(三人大驚。管營拔刀，林冲用鎗尾擊倒。陸謙驚慌，屢欲不能動，富安急逃。林冲趕上用刀刺去，富安大叫，死。管營方趕亂起，用刀來斬，殺林冲用鎗格開，刺死在地。陸謙自地上爬起，欲逃，被林冲趕上，當胸抓住，丟在雪中。)

林 狗東西往那兒逃！

(林冲將鎗插在地上，拔出匕首，作貓笑說。)

林 陸謙！你今天可落在我的手裏啦！我跟你交情不淺，你幾次三番爲了你自己貪圖富貴想害

我的性命，你的心腸太毒了。

陸 這都不關我的事，太尉的吩咐，我不敢不做。

林 好一條走狗，臨死還要推托，我倒要看看你的狼心狗肺是怎末長的。

(林冲刺死陸謙，立起頭地上死屍說。)

林 殺得倒痛快！

(進林冲廟內取出酒葫蘆飲酒遙望火景)

林 哈哈！好大的火，陸謙燒了大軍草料場，不死也是個死罪。可是我林冲還不該死，還要給老百姓給國家多殺點該殺的人呢！哈哈！

(魯智深在場外大喝)

魯 林冲殺人放火該當何罪！

(林冲大驚回頭，挺鎗迎敵，魯智深大笑，出林冲驚問。)

林 大哥你——

魯 哈哈！我早知道高俅奸賊一定饒不過你的，陸謙他們那幾個傢伙到滄州來，一定是不懷好意的，剛才，我走了之後回頭看見火光，所以趕回來看你，正在殺狗本來想上來幫你。可是那幾條狗，又夠你一個人殺的，也就讓你一個人過癮了，現在你人也殺了草料場也燒掉了，看你到那裏去存身。

林 (堅決地)哈哈！到梁山泊去。

魯 對！到梁山泊去。哈！哈！

林 好！咱們這就走。

魯 哈！——

(二人攜手大笑，齊步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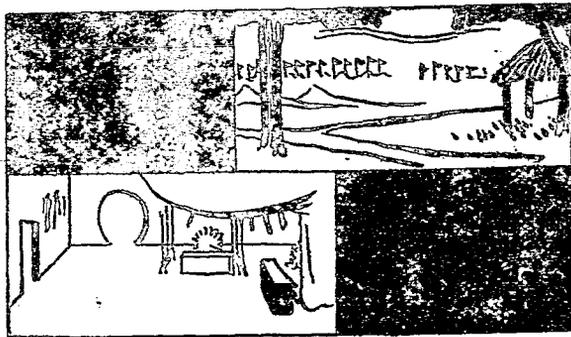
(編者註) 本劇係吳永剛先生近作「林冲夜奔」之最後一幕。該劇已由中國旅行團團在燕宮劇院演出，頗負盛譽。故特發表。幕於本畫刊，以饗讀者。



# 朱仙鎮

——劇平良改——

周貽白



## 第一場

佈景：

三叉路口，靠左邊小路一草棚，大路靠右，直通臺後，路旁爲曠場，遠望有許多營帳。

幕啓時：

場上無人，遠處有一陣陣的鼓聲，從營壘方面傳來，鼓聲偶停，又夾以馬嘶及鈴響聲。草棚雙門緊閉。

（丑扮探子，內穿快衣，外穿破黑褶子，戴破爛帽，雙手抱肩上。）

探子

（覷覷）秋風起，秋風起，落葉飛，人兒瘦損馬兒肥。只說出兵打勝仗，誰知陷在爛泥堆，失了

脚，拉不回，結果還是自己倒霉，唉，自己倒霉！（自）裝出醜態形相，使人不作隄防，那知機巧暗

中藏，要把軍情打探，我，（左右看）大金國兀朮四太子帳下一名探子是也，奉了大王將令，扮

成乞丐模樣，暗地打探軍情，一路行來，聞聽朱仙鎮屯有大隊人馬，即日就要進兵攻取汴京，

（作遠望介）前面旌旗招展，想必就是屯兵之所，（內敲鑼，馬嘶，愈加響亮）那一股殺氣，倒有些使

人胆寒。看這情形，好像不止三五千人馬。（背躬介）我想我國費了許多年心機，養得兵強馬壯，實指望攻下汴京中國就會低首求和。誰知越打越凶，越打越不得下台。有一天我國的兵馬錢糧接濟不來，那我們只有等死了。唉，我來做這種事，也真叫無可奈何呵！

（內歌聲忽起，多人合唱，聲如怒濤，丑誦詞介）

內唱 號令風雲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搗向燕幽。馬蹀關氏血，旗臯可汗頭。歸來報明主，

恢復舊神州。

（歌聲方止，銅筒聲又起。丑腳步趨起，不敢向前。只探頭探腦向有營壘處作勢瞭望，風起，揭起衣襟，微露內服快衣。馬鈴自遠處響近，兵士八人聯成一隊，衣裝鮮明，各執長槍從大路上走，丑急蹲於地上。）

探子 將官們，老爺們，給幾文錢，我買個饅頭吃罷！我還是前天吃過東西，餓得真難受。將官，老爺們！

（求乞聲中，將士們不聞不見地直從舞臺面穿過向有草棚前一條小路走下，丑目送其走完，正擬擺足跟蹤，聽後歌聲又起，但爲單人學唱。丑乃復蹲於地。外扮農夫，穿老斗衣，戴爛毡帽，肩鋤頭，一面唱，一面學着剛纔走過的將士們的步伐，

從大路走上。

農夫 馬蹶闕氏血，旗鼻（似乎忘了）旗鼻（以手作勢）什麼頭（魯玩味似前，自言自語）總而言之，是殺縛子的頭。意思決不會錯。（若有所得地再唱）旗鼻，斃子頭。長驅渡河洛，恢復舊神州。

（且扮農婦，藍布衫襟上加飯單，藍布包頭，拖稻草一大捆，若不勝吃力的樣子。）

農婦 人家吃力死了，還只願唱，鼻你的頭，鼻他的頭。他們操兵，把你也操瘋了。乾脆去當一個兵，多快活！

農夫（若有所感）我真這樣想，斃子殺來了，田地被佔，房子被燒，不當兵也得爲了報仇去當兵，娘兒們，不開眼，你知道什麼？這是岳少保自己做的一首歌，多雄壯！「齊鼻斃子頭。」就是大家都來殺斃子。

（外忽見丑，丑正注意外說話，及見眼光忽集其身，仍以哀憐語詞叫著）

探子 大哥，給我一文錢罷。我是河北逃難的，田地房子都被他們佔去了。我還是昨天吃過一個饅頭的，真餓得要命。

農夫 (同情地) 河北逃難來的？你河北那裏？

探子 (興奮地) 河北磁州。跨過一條漳河就是河南。

農婦 (不很快活) 見了石頭都有幾句話說，你要到磁州去買磁器是不是？(把稻草甩下) 你不來，我就扔在這裏，屋也不要蓋了，趕明兒下雨，讓一屋子都是水，像個泥坑。

農夫 多嘴多舌的，(手指着草棚) 還有幾步路，你回去罷！交給我！反正這兒算是我們的天井。(且唱)

(農婦身走向草棚開門入內)

探子 大哥可憐可憐我能！

農夫 買餛飩要到鎮上，回頭在我們這兒吃一頓罷！

探子 (裝作很感激的樣子) 謝謝您，大哥！(起立作揖)

農夫 婦道人家，不懂世事，她不知道鞋子來了，咱們一樣得逃難，做難民。這年頭，窮人反比閩人好。你暫時待在這兒，回頭我們的飯弄好了我送給你吃。(轉身想去拖那捆稻草)

探子 (深恐失去說話的機會) 大哥，我待在這兒不要緊罷？剛纔一羣金兵走過去，我真有點怕。

農夫 (怪語) 這兒金兵，韃子嗎？(放下鋤頭)

探子 (假作恐懼) 是的，剛纔過去的，拿着槍。

農夫 (恍然) 你真嚇昏了。那是我們自己人。這兒有韃子，那不是找死嗎？

探子 我在汴京城裏也看見過，這種樣子的人，成天在街上走，有時還騎着馬。神氣也差不多。

農夫 那是韃子底狗，韃子的威風，就只好在城裏抖抖，出城就要沒命，還到得了這兒。

探子 (裝作不信任的樣子，朝營帳望) 這樣說來，那些棚帳都是自己人嗎？

農夫 你盡知道逃難，連自己人和韃子都分不清楚。說不定你的田地房子被韃子佔去了，還向

韃子要飯吃哩。這人多糊塗！

探子 (躊躇似的) 這我沒有做過，我看見他們跑還來不及，還會向他們要吃喝嗎？今天我蹲在這

路上不敢往那邊走，就怕那邊是金兵的棚帳。我那兒會知道？誰像您大哥這樣好人，肯和我

這求乞的花子的說話，我從那兒知道呢？問得好，人家至多不理你，問得不好，人家還以為你

存着什麼壞心。

農夫 這話對，韃子的奸細真不少。（探子哆嗦，但不失鎮靜態度）不過，我們這兒他真不能再來了。

探子 這話是說這裏已經有中國兵是不是？

農夫 這兒一帶都是岳少保的人馬，前幾天小商橋一場大戰，韃子的拐子馬都被岳家的寬背軍殺完了，他真沒有那種潑天胆子再敢來。我們這裏有句俗語，叫做「搖動泰山容易，搖動岳家軍難。」因為他們人人效命，個個爭先。愛國家，愛百姓，不要錢，不惜死……

（丑正注意聽着，遠處鞦韆和鼓聲又一陣陣傳來外停止了談話，向左搖手，令其肅靜，丑不知其所以然，拔步想走。外用手拉住，丑恐被識破，又蹲下去。外放手肅立，鼓聲漸止。）

農夫 （從嚴肅的態度回復到他的惡道）你還是嚇昏了，還是心虛？這是他們下操的時候祭旗，怕什麼？

探子 我看你那樣子，怕有了什麼亂子，或者是金兵來了在打仗吧？

農夫 打仗是快了，這幾天還不會，這是每天都這樣？他們上操下操都得祭旗。

探子 天天都得祭旗嗎？（很懷疑）什麼意思？

農夫 這一桿旗子就是要天天祭，什麼意思我不大明白，聽得那些將爺們說，叫什麼「精忠報

國旗。」說那旗子就是中國一樣，報國就是報効中國，要把韃子捉去的什麼「二聖」接回來，他們要到黃龍府去喝那些韃子們的血酒，所以天天一早一晚，上操下操，都祭旗，怪不得你聽了害怕，我們這兒遠遠近近的人，聽得那號筒像剛才那樣吹着，知道是祭旗，不由得都恭敬起來，我向你搖手，就是這個道理。

探子（試探地）不知道他們預備那一天打仗？（繼續地笑着）若是打過黃河，再打過漳河，我就好回家鄉了。只怕金兵的人多，一時打不過去。

農夫 人多？那兒還會比我們的人多。韃子的人只有越打越少，那些將爺們說：這裏雖然只有三十萬人，後頭還不止多少個三十萬哩。

探子（似有所感）三十萬人，後頭還不止，（進一步試探）人雖然多，單靠岳少保一個人調遣也不容易罷！我真想起我的家鄉，打過漳河就好了。

農夫 怎麼會只岳少保一個人，這個我從前也不懂，單知道岳家軍都歸岳少保一個人統帶，後來我問那些將爺們，他們告訴我，岳少保是主帥，帶兵的還有三十六個統制，前幾天小商橋

被韃子射死的那個楊再興，就是統制官，聽說那位楊統制因為太勇敢了，把韃子殺得人頭亂滾（以手作勢）他還要窮追，後來才被埋伏的弓箭手亂箭射死，把屍首搶回來，火葬之後，檢出來的箭頭，足有兩升。

探子（故作失聲）我的媽，豈不射成了一個刺猬。

農夫 這是韃子沒有種，一刀一槍拚不過，就亂箭齊發，可是楊統制殺了許多韃子，也夠本了。

農婦（在門裏叫）儘願逞你的英雄，飯也不要吃了是不是？我看你在你的天井裏待一輩子。

農夫 老鄉，你待在這兒，我盛飯給你吃，（轉身抱着那捆草，口裏仍唱着「齊泉韃子頭」，一手拉着鋤頭向草棚走去。丑作不安狀，趁外轉身時想溜走，恰被且開門時看見。）

農婦 怎麼啦，這人！（用手指着）

農夫（不會回頭）人家是難民，有飯盛點給人家吃，我要他待在那兒的。怎麼啦？（丑仍作鎮靜等待的樣子）

農婦 不是，我看他像要溜走的樣子。

探子 大嫂！(故作笑聲)不是，我看見那邊一隻黑影，好像是狗，我怕他咬過來。(用手端正帽子，袖口裡下，露出裏面黃衣的袖子)

農婦 呀，不好，你瞧！這人不是一個乞丐，那袖子，那袖子，一定是個奸細！奸細！

探子 (知被識破，忙向左右探視，一邊從衣襟內拔出刀來) 誰是奸細？奸細在那裏？奸細在那裏？(一面呼喝，一面向右邊跑下，外回頭見丑手中有刀，不敢追下，只持着鋤頭大嚷)「拿奸細，拿奸細，拿奸細，拿奸細！」(扮探中，下)

## 第二場

幕外：

(副扮牛皋，探呈臉掛黑札，黑箭衣馬掛軟鞣巾，背插雙鎗。赤扮王貴，掛短髯，紅箭衣馬掛軟鞣巾，背纏大刀。小生扮張憲，綠箭衣馬掛軟鞣巾，背纏雙頭長槍，佩劍。小生扮岳雲，白箭衣馬掛軟鞣巾，腰插雙鎗。同上分佔四角起鎗，起鎗畢，按方位兩人在前，兩人在後)

牛皋 殺盡胡兒方釋恨！

朱 仙 鎮

王貴 何愁金虜凶頑！

張憲 腰間寶劍血斑斕！

岳雲 揮戈能返日，立志可移山。（四人對面站立）

牛皋（粗魯地）岳雲！你父親剛才下令，說是金兵銳氣已挫，後援未到，即日就要進兵攻取汴京。要

我等屯兵鎮外，不許擅動，你聽得沒有？

岳雲 元帥有令，焉敢不遵。

牛皋 話不是這麼說！你想前日小商橋一戰，金兵大敗，就應該趨勢攻取汴京，殺過黃河！一會兒

中道回兵，一會兒又要緊守營寨，真是令人氣悶！

王貴 牛統制！你真太歡喜氣悶了，想是前日那一戰，你殺得不甚痛快。現在金兵雖已敗逃，大勢

還未瓦解，你可曾聽得元帥說過：我們的勝利，不在爭城奪地，只要能長久支持，等到金兵勢

窮力竭，那時直搗幽燕，有何難哉！

牛皋 話雖如此，我想你們還是有點怕死，偏偏我牛皋做不着元帥。如其不然，這時節早已到了

汴京渡過黃河，打發金兀朮回了老家。

張憲 牛統制這話說錯了！爲將者，聞鼓而進，聞金而退。你敢莫以爲元帥有什麼私意不成？

王貴 你只知道上陣衝鋒，不懂得軍機戰路！

牛皋 縱有什麼軍機戰路，也少不了上陣衝鋒，我不敢說元帥有什麼私意，只是他的胆子太小了一點。

張憲 元帥的胆子並不小，只是沒有你這般粗心。

牛皋 好好！你們都是有勇有謀的將爺，我老牛只圖殺一個痛快。不講謀略也罷！

岳雲 功勞簿上，自然是牛叔父斬殺最多。（豎大拇指）

牛皋 （得意地）只要能殺盡韃子，奪回宋室江山，功勞不功勞，倒不在我老牛心上。

王貴 這是大家都有此心。

牛皋 話又得說回來，我老牛最喜歡殺韃子，可是元帥偏偏不讓我殺個痛快。前天正殺得起勁，

那遭瘟的鑼聲一响，就殺不成了。眼睜睜瞧着那些敗兵都逃得無影無踪，豈不令人氣悶！

王貴 我原說你是爲了殺得不夠滿意！(笑)

張憲 上陣衝鋒，誰不想多立功勞，可是恃勇輕進，也是兵家大忌。那楊統制……

牛皋 又來了，又來了，(搖手)我本來不懂得什麼兵法。我只知道韃子是我們的仇人，他奪了我們的土地，(屈指計算)殺百姓，姦淫，擄搶，燒房子，(漸漸引起怒意)我見不得這些畜生，一上陣我的眼睛就紅了。恨不得一個個都打成肉醬，方消我心頭之恨。(右手握拳擊左掌)(唱西皮倒板)提起韃子我就紅了眼(轉快板)從來殺敵敢爭先，全憑一對金裝鋼，殺呀！(以手作勢)得不到功勞我也喜歡。(笑)

王貴 (唱搖板)粗心容易逢危險！

張憲 (接唱)戰策兵書記幾篇！

岳雲 (接唱)殺賊不圖名姓顯，紀功何必勒燕然。

牛皋 如此說來，倒是我老牛的不是了。請問：前日小商橋一戰，是誰的先鋒？

王貴 楊再興統制。

牛皋 你們呢？

王貴 隨軍接應。牛統制你也在內。(拱手)

牛皋 韃子兵敗那裏？

王貴 退往汴京，扼守黃河南岸。

牛皋 却又來！我想朱仙鎮離汴京不過五六十里之遙。趁勢追殺，何難一鼓而下，到今日還要我們緊守營寨，這個戰略我就有點不懂。

張憲 牛統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金兵雖然退往汴京，還有大隊人馬可以增援，縱然乘勝取得，不能保守，也是枉然。元帥之意，須等各路兵馬俱已到齊，那時合力進兵，一面搶渡黃河，一面圍攻汴京，金兵縱然勢大，也就首尾不能相顧了。

王貴 着呀！(搖手)

岳雲 用兵之道，變化無窮，暫守不攻，元帥自有道理。我等只有聽候調遣，不可胡亂猜測！  
牛皋 如此說來，你的父親一定和你說過，究竟是何道理！你就告訴了我們罷！

岳雲 這個，連姪兒也不知道。

牛皋 這我就有點不能相信。你是他的兒子，豈有不知之理？

岳雲 軍營之中，只有元帥的將令，說不到父子之親，父親的性情，牛叔父，您是知道的。

牛皋 (笑) 好的！好的！軍中無父子，我倒把我問住了。真不愧將門之子！(喜極) 我們少作閒談，還

是遵奉元帥將令要緊。(拱手) 各位統制！(三人答應) 元帥有令，你我各守營寨，謹防金兵，一寨

有警，三寨赴援，大家小心了。正是：(指岳雲) 天上麒麟原有種！(先下)

三人同念 (指台口) 穴中螻蟻豈能逃！

(三人同下，丑急跟蹤上，追向下場門偷覷介，內場歌聲倏起，合唱)「魏令風鶴迅，天聲動北陲……」丑急趨向台角，兵

士十六人，穿英雄衣褲，戴花羅帽，八人執刀牌，八人持長鎗自上場門出，兜圈子過場，繼續同唱「長驅渡河洛，直指向燕

幽……」下，場面奏急急風，外慌忙奔上。

農夫 (邊走邊揚愁念) 有奸細，有奸細，身穿破衣，假裝求乞，自稱是難民，前來探消息，急忙報，莫遲

疑，休教中了他人計，他人計！(外急下丑從台角復出)

探子（左右望，驚慌狀）啊呀！你看岳家兵馬，軍容如此壯盛，那農夫急急趕去，想必到營中報告，派人前來拿我，軍民這樣合作！我國要取宋室天下，就越加難了。不免趕回營寨，報與大王知道。

（走邊介念摸燈蛾）矯捷勝猿猴，勝猿猴。人稱夜不收，夜不收。敵情終探得，歸去訴因由，訴因由。

（長跟頭向上場門翻下）

### 第三場

佈景：

金兵大營，兩長方臺靠近台左下場門，一桌上置令箭架及印信，桌子右邊擺刀鎗架，壁上滿掛短兵器及弓箭之類。向後一門，為聯接其他營寨之過道。右首一門，通外面，未開幕前，即聞歌聲樂聲及笑聲。

幕啓時：

淨扮金兀朮穿龍箭黃團龍馬掛，佩刀，面作紫檀色，鑿髮於頭際，上坐。末扮哈迷雲穿花箭黃馬掛，戴滑刺紅頂大帽，旁坐。每一門旁有四小卒，各持斬馬刀掛銜，刀鎗架前且扮歌婆女子四人，各執夾有銅鑼之竹竿，搖動作隊。一面綠，一面

唱，桌上杯盤狼籍，兀朮正以大觥作牛飲，哈迷當執大酒壺盪盪。

舞女（唱連脛詞）筵前一曲歌，唱徹家山破。滿天荆棘，到處是兵戈也囉。

身雖入網羅，國勢甯摧挫。故園回首，空自淚滂沱也囉。

深愁鎖翠蛾，但見腰肢轉。含羞忍辱，刀下舞傴僂也囉。

韶光一擲梭，掩淚看花朵。芳菲十里，不是漢山河也囉。（唱完拭淚介）

兀朮（擦盃拍鼻）哇！聽你等所唱，分明心在南朝，當面侮辱咱家，巴都們！都帶去砍了！

（右首門前四卒執刀將四旦押出。四旦淚然不屈介）

迷蠻（起立躬身）此乃小事，大王不必動怒。（四小卒上，狂險復命，仍立門邊）

兀朮 好惱呀，好惱！（拍鼻）

迷蠻 大王何須着惱，明日下令，叫巴都們多加搜捕，獻與大王取樂就是。

兀朮 想咱家格外施恩，留此幾名不殺，特加優遇，以為必可順從，誰知這些南蠻，一心不忘趙宋，

連這幾個女子，也敢當筵口出怨言，這樣看來，咱們縱能取得宋室江山，民心不服，也是枉然。

迷豈（笑）大王此言差矣！我想這幾個女子，只是不識時務。故違天命，豈能說到民心的向背？況且咱們出兵之日，老大王曾有詔諭，凡我國將士，擔得南朝女子，只可供一時之取樂，不可流爲家室，取樂之後，最好即時殺却，方顯得武士精神，不至爲女色所迷，也免得咱們神靈苗裔，流爲奴種。這幾個女子，殺了也罷！

兀朮 師爺之言，雖然有理，可是女人尚且不肯馴服，男子就更難順從。你看岳蠻子，起兵之初，只有五百人光景，不到一年，就越殺越多，黃河以南的百姓們，幾乎都投入他的部下。日前小商橋一戰，咱們五十萬大兵，被楊再興幾千人馬殺得片甲不回，若非暗伏弩手，將他射死，汴京恐怕早已不保了。

迷豈 這不過是咱們未曾防備，才有這一次大敗，大王不必灰心！

兀朮（低聲）師爺！你還不會知道，昨日老大王有密詔到來，說是遼邦已在邊境增兵，國內人馬，俱已調集遼邊，以防萬一，近來國庫空虛，人民羅掘已盡。要咱家就地徵兵，擄掠民財解充國庫。南朝人心既然不忘趙宋，不但不能徵集，而且肘腋難防，如果一旦遼邦有事，咱們就會首

尾不能相顧了。

迷蚩 (沉思) 這個大王意見如何? (躬身)

兀朮 我想汴京如果不守, 只有退過黃河。

迷蚩 倘若宋兵渡河北進呢?

兀朮 就和他北岸決一死戰。

(哈迷蚩正要回答, 內場忽有人叫:「探子回報, 有緊急軍情要面見大王。」後門邊一小卒躬身向兀朮報告。)

小卒 探子回報, 有緊急軍情要面見大王。

兀朮 (驚訝) 傳探子!

小卒 (轉身向門外走) 傳探子進見!

(丑扮探子, 已脫去破衣帽, 盤髮於頭頂, 忽忽上向兀朮及哈迷蚩打聽。)

迷蚩 有什麼緊急軍情, 一一講來!

探子 (退身右側, 仍打聽, 然後起立拱手) 大王, 師爺容稟! (一面飲身稟) 奉了大王將令, 沿途打探軍情, 一

樁大事好驚人, 特地回營報稟。

迷蠻 什麼驚人大事？

探子 大隊南朝人馬，俱已會合鄆城，共有三十萬雄兵，三十六員將領。

兀朮 啊！那些兵馬的軍容如何？

探子 個個精神飽滿，人人武藝超羣，刀鎗劍戟擺層層，說不盡威風凜凜。

兀朮 你可看見是些什麼旗號？

探子 上寫精忠報國，要迎二聖還京，能征慣戰的岳家軍（打邊）大王！

兀朮 怎麼？

探子 （手指台口）他要直搗黃龍痛飲！

迷蠻 怎麼講？

探子 他要到咱們的黃龍府去喝血酒。

兀朮 （拂袖將桌上杯盞掃落地上）好岳蠻子！

迷蠻 報事有功，記名陞賞，後帳歇息去罷！

探子 謝師爺！(打跌下)

迷蚩 大王不必動怒，岳蠻子烏合之衆不堪一擊，縱然與兵前來，準備接戰就是。

兀朮 非是咱家懼怕於他，只因國內無兵可調，長此相持，終有疲憊的一天。那時既不能進，又不能退，就要活活陷死在中國了。

迷蚩 大王高見！

兀朮 我想還是退過黃河，死守北岸，免得將來後路被截，回不得家鄉。

迷蚩 大王此言差矣！汴京乃趙宋首都，爲軍事必爭之地，不戰而退，豈非更顯我方兵力空虛？不如將人馬分作三路，一部留保汴京，一部扼守黃河南岸，一部屯兵北岸。縱然汴京不保，還可背水作陣，決一雌雄，大王意下如何？(躬身)

兀朮 師爺言之有理，(叫小卒)來！

小卒 (打跌)大王！

兀朮 傳令下去，命韓常率領本部人馬協同龍虎大王把守黃河南岸，(領架上令箭)交小卒！

小卒 是！  
(起立轉身下)

兀朮 (懷疑地)帥爺！我想宋兵既已會齊各路，倘若分途進兵，一面攻打汴京，一面搶渡黃河，如何應付？

迷蠻 大王不必擔憂！岳蠻子屯兵朱仙鎮，志在取得汴京，汴京不下，宋兵決不敢渡河。縱然分途進兵，也是聲東擊西之計。咱們可以從汴京到黃河步步為營，給他一個無懈可擊。

兀朮 (低頭者有所思)法子倒好，只是咱們兵力不夠。

迷蠻 兵力不夠，就扼守幾條要路。

兀朮 (急躁地)倘若要路被截？

迷蠻 大王高見！(轉身)

兀朮 (太息地)那岳蠻子太厲害了。真叫咱家無法可想。

迷蠻 難道退兵回國不成？

兀朮 (憤悶地)不回國又怎樣？你有法子征服中國嗎？

迷蚩 縱要回兵，也不能不戰而退。

兀朮 戰也是退，不戰也是退，若能全師而退，還是不戰的好。咱們的人，實在不夠一戰了。

迷蚩 (躬身) 此事關係重大，還請大王三思！

(兀朮尙未作答，付扮馬陵思謀，穿黑箭衣馬掛，佩刀，腦後垂辮，忽忽從向後一門走上)

思謀 (打燈) 馬陵思謀見大王！

兀朮 何事！

思謀 末將剛才往各營巡視，聞聽營中有喧辯之聲，側耳一聽，原來營中兵士，俱對咱們心存怨望，他們說道：「我等皆是宋朝百姓，被金人拘迫爲軍，現在岳少保大兵已到朱仙鎮，金兵旦夕瓦解，我等何不早作打算，殺了金營將官，仍回宋室。」一唱百和，其勢汹汹。末將不敢驚動他們，特地來報大王，請令定奪。

迷蚩 (大驚) 有這等事，那還了得。

兀朮 (敲示鎮定) 說話的兵士，是何人部下。

思謀 就是末將的部下。

兀朮 這是你約束不嚴，纔有此事。

思謀 啓稟大王，這都是岳蠻子業已進兵之故，不但末將部下的中國兵士有歸降南朝之意，就

是汴京的百姓，也都盼望岳家軍來。咱們若不早作準備，就會無路可逃了。

兀朮 師爺，你看如何？

迷蚩 還是遵奉大王意旨，把大兵暫時退集黃河南岸，如果局勢不穩，就渡河北歸。

(傳令小卒，急忙從右邊一門腳上)

小卒 (打燈) 啓稟大王，韓常將軍奉命，正要調集部下，忽被手下將官崔慶、李凱等聞知，殺了韓

常，各率本部人馬，歸降岳家軍去了。

兀朮 (大驚失色) 哦，完了完了！(忙架上台箭檣) 馬陵思謀，快領人馬前往追趕！

思謀 (怔了一怔，拾起令箭) 得令！(打燈急下)

兀朮 (以拳擊桌) 咳！今日也要奪取中國，明日也要奪取中國，好容易損兵折將，佔據了許多地方，

一旦都得退出，早知如此，何必出兵！

迷蚩 現在回兵，是逼不得已。大王不必焦燥！

兀朮 想當日出兵之初，咱家曾以為防制遼邦最為緊要，奪取中國，儘可緩緩從事。誰知老大王聽信大太子粘罕之言，以為宋室軟弱，中國江山，唾手可得，到今日遼邦勢力漸大，中國又難征服，還逼得咱們中道回兵，這個臉可丟大啦！

迷蚩 (若有所思) 老大王之意，原想併吞了中國，再去征伐遼邦，不然，咱們的實力對付遼邦是沒有把握的。

兀朮 現在可就更沒有把握了！

迷蚩 咱們還可以保守黃河以北。

兀朮 黃河以北，還是中國的地方，你可知道，那岳蠻子的大部人馬，就是太行山的草寇，能夠保守河北，咱們就不用回兵了。

迷蚩 看將起來，咱們非退出中國不可了。

(內場喧嘩聲，門邊小卒均以急避態度跑出門外，喧嘩聲漸近，兀朮急推倒桌子，取出佩刀，哈迷雲向刀鎗與隨手取一鎗。一小卒從門外跑入。)

小卒 (打鎗) 稟大王！巡營將士兀查拿得奸細一名，聽候大王吩咐。

兀朮 (收刀入鞘，揮手) 綁上！

(小卒下，哈迷雲仍以鎗搖架上，二小卒入，將桌子扶起，四小卒綁丑扮項兼穿黑褶子，環四方巾上。外扮兀查穿黑褶衣黑馬鬚，垂辮，持槍隨上。)

兀查 (打鎗) 稟大王，末將適才巡營，見此人在離營不遠，獨自徘徊，有窺探消息之意，末將前往

盤問，他問咱們幾時退兵。故此將他拿下。(四小卒推丑跪下)

兀朮 (向丑略作打量) 好大胆的好細，你奉何人之命，前來窺探消息，從直說來！

項兼 (聳肩) 你們的消息，我早已知道，何用窺探。

兀朮 (失驚) 你知道些什麼？

項兼 你們戰事不利，日內就要退兵。

兀朮 (自亂哈邊聲) 這東西滿口胡說! 巴都們, 看皮鞭伺候。

迷豔 (搶手) 且慢! 你這人叫何名字?

項兼 我叫項兼!

迷豔 你怎知咱們日內就要退兵。

項兼 這很明白, 岳家軍進兵朱仙鎮, 你們不能調兵增援, 反將汴京兵馬調守黃河南岸, 分明守

住渡口, 準備退路。

迷豔 聽你之言, 頗懂得一點軍機, 你是何人部下?

項兼 誰能以禮貌待我, 我便是誰的部下, 些小的機謀, 算不了什麼。

迷豔 (向兀朮使眼色) 這樣說來, 你倒是一位識時務的俊傑, 若肯歸順我國, 不少你的富貴。

項兼 (假笑) 只要不挨皮鞭, 也就夠了, 還敢妄想什麼富貴。

迷豔 (向兀朮暗地點頭, 兀朮以手示意命鬆綁) 咱們大王, 素來禮賢下士, 豈肯有屈好人。(以手揮關小卒)

待咱替你鬆綁。(解繩, 扶起, 互作揖和介)

兀朮 (下位) 來替項先生看坐!

項兼 (向兀朮拱揖) 謝大王不殺, 感恩非淺! 坐就不必坐了。

兀朮 正要叨教, 豈有不坐之理, 請坐! 請坐!

項兼 那麼, (拱揖) 謝謝大王, (聲音向哈迷崙) 這位是?

兀朮 這是咱們軍師哈迷崙!

項兼 哦, 久仰! 久仰!

(小卒跪下, 擡門桌子設座, 兀朮居中, 項兼坐左, 哈迷崙坐右, 依查取刃入鞘旁立。)

兀朮 項先生原屬何人部下?

項兼 山野之民, 不屬何部。

兀朮 那麼, 一向作何貴幹?

項兼 從前也在朝爲官, 只因與他們政見不同, 棄職歸隱, 久想來見大王, 怎奈兵火阻隔。

兀朮 項先生對此次戰事的高見如何?

項兼 豈敢！大王應天順人，替中國謀和平，爲人民增福益，還有何說。怎奈宋室君臣，窮兵黷武，抗拒天兵，真乃不明事理。依小某愚見，早應將全國土地，供獻貴國，一來有了保護，二來免他國覬覦，豈非長治久安，永無災患，何必相持不下，自逞頑強，他們真是太愚蠢了。

兀朮 可惜咱們一片好心，爲了中國的和平，無知者反道咱們是來搶他的江山。宋室君臣，卻像項先生這樣明理就好了。

項兼 請問大王，你既爲中國的和平而來，爲什麼要中道回兵？  
兀朮 這個……

迷豈 (搶白) 回兵之事，並未決定，只看中國方面有無誠意，如若不然，咱們還是和他相持下去。  
項兼 (笑) 只怕是岳家軍不肯講和的緣故罷？

迷豈 (掩飾不過) 那麼，先生有何高見？

項兼 (虛偽地) 小某既非宋室爲官，焉能有什麼意見。感蒙不殺之恩，(起立) 今日所談，自當嚴守秘密。(拱拳) 某要告辭了。

迷豈 (向兀朮示意，以手作元寶形) 先生既來則安，何必急急要去？

兀朮 來看黃金何候！(小卒向前打鈴，轉身向幕後一閃下)

迷豈 先生縱然要去，也容咱們備一點程儀。

項兼 大王不必掛心，今日所談，小某決不洩露，程儀的餽送，實在受之無功。

(小卒捧盤盛金元寶二枚上)

兀朮 (指盤中) 黃金百兩，相送先生，宋兵虛實，望求指示一二。

迷豈 這不過一點薄酬，如果先生願加指示，還要重謝。

項兼 (眼元寶) 既然如此，那我先要請問，貴國回兵，是不是已有決心？

兀朮 (老實地) 只爲岳蠻子苦苦相逼，恐怕汴京難守，只好暫保黃河。

項兼 (自負地) 可見小某猜測得不錯，大王是怕了那岳家軍。

兀朮 先生可有方法，使那岳飛不來相逼？

項兼 大王如不回兵，岳飛自然不敢相逼。

迷豈 先生必有良策，但請明言。

項兼 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方今秦檜用事，大王何不差一心腹之人，暗地

前往臨安，假意求和，要他調回岳飛，以示誠意，那時或進或退，都由大王，豈不甚好？

兀朮 倘若岳飛不肯回兵呢？

項兼 只要秦檜肯和，皇上自然可以下詔，如果執意不從，那就是違抗君命了。

兀朮 (自說哈迷豈) 師爺，你看如何？

迷豈 項先生之言，極為合理，咱們就調集重兵，保守汴京，暫時觀看動靜。

項兼 此計行與不行，但憑大王。(回頭看兀朮) 小某可要告辭了。

兀朮 先生住在何處？有事再當請教。

項兼 小某家住黃河南岸，離大王屯兵之處不遠。(拱揖) 還要望大王加以保護。

迷豈 項先生既具如此大才，何不就在咱們營中一同參贊軍機？

項兼 小某若在營中，行動反多不便，大王有命，定當隨時來見，就此告辭。

兀朮（示意仇查及小卒）來！仇查及二小卒齊上打疊帶同黃金百兩，護送項先生出營！二小卒應聲立閃。

（邊）

項兼（深深一揖）有勞恩賜，愧不敢當！

兀朮 將來還要請教，先生不必過謙。（唱搖板）有勞先生將迷途指引，這才是天意救咱們。

迷蚩（接唱）只要能將和約來定。

項兼（接唱）何愁那岳飛不退兵，（白）大王，師爺再會了。（丑拱手先下仇查及二小卒隨下）

兀朮 哈哈，想不到一個書生，倒獻給咱們一條妙計，這百兩黃金，也還值得。

迷蚩（冷笑）現在咱們國庫空虛，百兩黃金，也非容易，大王看此人如何？

兀朮 此人頗有機智，可惜貪財愛寶。

迷蚩 奴才看來，此人只知要錢，連自己的國家都可以出賣，假使有人給他更多的錢，他又得出

賣咱們了。

兀朮（恍然有悟）依你之見？

迷蚩 (以手作勢) 不如殺之以滅口。

兀朮 咱家也有此意，來！(門邊另一小卒應聲上前打聽) 前往傳令，命兀查將項兼就地斬了，提頭繳令，

黃金百兩，原封帶回！(掣架上令箭遞交小卒，小卒轉身急下。)

迷蚩 (翻身) 大王當機立斷，真是英雄之主。

兀朮 師爺少禮！項兼之言，確有道理，但不知秦檜肯不肯和？

迷蚩 此等奸佞之徒，只圖眼前安樂，只要咱們不打到臨安，斷無不肯講和之理。

兀朮 何人前往，方爲妥當。

迷蚩 若差別人，恐誤大事，奴才願親自前往。

兀朮 師爺願去，計出萬全。只要岳蠻子回兵，咱們就有辦法了。

(兀查領小卒，持人頭，捧黃金上)

兀查 (打聽，獻人頭) 末將遵奉大王將令，已將項兼斬了。

兀朮 那項兼臨刑之時，可曾說些什麼？

兀查 頓足嗟嘆之外，沒說什麼。

兀查 自己出賣國家，還有何說。將人頭懸掛高竿，遊營示衆！黃金百兩，仍舊入庫！

兀查 是！（領小卒，持人頭，捧黃金下）

兀查 這也是宋室將亡，纔出了此種人物。岳蠻子，岳蠻子，管教你明鎗容易躲，暗箭最難防！哈哈！

迷蠻

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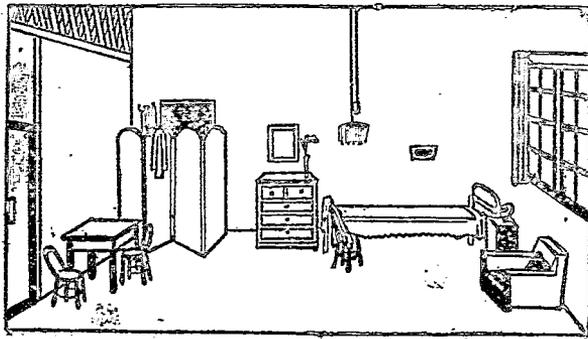
——幕下

（編者註）本劇未完，下期續完。



# 雛 孤

殷 希 季



人物：

張玲玲 舞女，二十歲左右，戴孝。

許曼珍 舞女，二十四五歲。

小俞 大學生出身的洋行小職員。

孫成德 買辦之流，四十歲左右。

時間：

某星期六中午

地點：

上海

佈景：

石庫門房子的前樓，玲玲家。

趁還沒開門，我來向諸位介紹一下我這個戲裏的四位人物。這也許是能幫助你瞭解他們的。

第一位，張玲玲小姐，她是一個舞女，雖不足稱「紅星」，可也不是「阿桂姐」，生意好的時候，她每月可以得二百多元舞票，普通的時候，也約在一百五六十左右，這也就是說，她每月平均有八九十元的收入。

每月有八九十元的收入，這在一般的職業婦女，是應該算好的了，但在舞女，考究的是衣飾裝扮，實在也祇能勉強苦撐。她的實在年齡我們不知道，看上去，是二十左右，她住的是一間石庫門的前樓，本來是和她母親一塊兒住的，二月初她母親死了，一時找不着房子，又沒有滿七，現在就還暫且的住着。等會兒落開了，便是儂的「眷園」，我們可以看到五層樓上供着一張照片，便是她母親的遺像。

她的歷史我們不大清楚，其實我們原也不必知道得太清楚，要是家裏還可以對付，誰又願意出來做舞女呢？不是她以前唸過書沒有，那我們不知道，就是讀過，怕也不多；現在，則和同住在一起的姊妹淘許曼珍，一塊兒在一個補習學校裏上課，不過，近二三個月來，他家裏有事，時常使她曠課就是了。

她的性格很軟弱，人的本質是好的，缺點就是如許曼珍所批評她那樣的沒有主見，她時常以最好的心腸去測度人，她以為人家也跟她一樣，那知換來的却全不是那樣會事。

和她住在一起的許曼珍，就和她不同了。許曼珍今年大概有二十三、四歲了，年齡是比她大，其他一切，真比他老練得多，是一個經過苦難懂得世故的人物，她的歷史我們也不知道，根據常識來判斷，則大概她在幼時是受過一點真傳教育的，淪為舞女，這中間當然另有一番難言之隱，好在現在我們不是做偵探，可以不必去管她。

她是玲玲的大姊姊，這無論從那方面來看，是都沒有什麼不當的，平常感情又好，特別是玲玲喪母之後，她更儂慈。

以大姊姊自居，玲玲也多虧有這樣一位大姊姊哄她，勸她，勸她，替她，方使她解了一點喪母之痛。

至于另外二位，那都是玲玲的舞客，一位是小俞先生，這位小俞先生今年約摸二十四歲左右，我們不知道他的名甫，祇知道他姓俞，便隨着別人也就這樣稱呼他了。他在大學裏讀書的時候，便是玲玲的舞客了，那時正是「八一三」之前幾個月，玲玲還在北四川路一家舞場裏做，小俞是逢星期六晚上必到，風雨無阻。後來「八一三」炮聲隆隆，舞場停業，玲玲一度過着當當度日的的生活，小俞托乃父餘蔭，三十五十的差濟過幾幾次，她們倆的感情才真的突飛猛進的好起來，發生性的關係，便也是在那時候。

大學生之類的年青舞客，他們對於舞女的看法往往是這先感到可愛，把他吸住，稍稍深入，卻又覺得可憐，而出賣他廉價的同情，好在經濟來源不竭，這同情是容易佈施的。但一遇到打擊，跟自己的利害有關時，便又毫無辦法，只能嘆息良心上受痛苦了。

小俞是一個例子。所以他在發覺玲玲和別外一個人也有性的關係時，他的掉頭不顧而去，並且深悔有「家庭革命」這一着，是有他堂堂正正的理由的。

另外一位孫成德先生，則和他不同，孫先生是逢場作戲才與舞場的，他雖是個買辦之流，但對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却相當重視，他又是舞場中人，平常也覺得需要有一個可以帶得出去的夫人，這個玲玲就恰巧合格，但他最討厭的就是人家把他當「糟兄」，化錢不要緊，大爺有的是錢，但要化，得化在刀口上，在暗中還有一個小自臉之類，那不但太窮，並且還得戴上一頂總頭巾，這在他就無論如何是認為奇恥大辱，他的氣憤實把戲裏撕碎而走，在他，那自然還

是息寧甯人的了。當然，另外也有苦衷：第一，一聲張出去，於他的兵名有關，他是到處以不上當自許的；第二，在太太方面，也不大方便。

現在時候到了，幕拉了開來，我們看到這樣的舞台面（見圖）

幕啓時：

玲玲正躺在床上滴眼淚，手裏拿着一封信，聽到門响，便本能地把信塞到了枕頭下。進來的是曼珍。

曼珍（以下簡稱曼）（憐惜地）怎麼，又想媽媽了嗎？人死了，不能復生，想有什麼用呢？你看，連枕頭也濕了一大塊，（替她拭淚）起來，張先生不是跟我們說過嗎，做人應該高興一點，勇敢一點，哭壞了身體，誰疼你呢？媽媽死在地下，也不安的。

玲玲（以下簡稱玲）（給她最後一句話拘動了感情，哭出聲來）媽！

曼（覺得棘手，繼而若有所悟）媽死了，還有我在這兒呢，玲玲，有誰欺侮了你沒有，我替你報仇。

玲（搖頭）……

曼 不會沒有的，這幾天看你老是不高興的樣兒，一定有什麼心事悶在心裏，玲玲，你有什麼心事，難道連我都不能告訴嗎？

(這句話生了效，玲玲從枕頭底下摸出信來交給她。)

曼 (接信) 小俞的(說完信)怎麼一會事，沒頭沒腦的，什麼痛苦得很，什麼對不起你，結果還是什麼事情也沒有說出來，究竟是什麼意思呀？

玲 (又流淚)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事。

曼 真的不知道，那麼你哭什麼呢？

玲 (給她問住了)……

曼 說呀，究竟爲什麼呢？

玲 我真的不知道。

曼 真的不知道，那麼你哭什麼呢？事情沒有弄清楚，就哭，你真是……你打過電話沒有？

玲 沒有。打也沒有用，他老是不肯說，這封信還是前天我打電話給他，他說在這裏告訴我才寫的。

曼 這個信裏有了。你眞的一些兒也不知道爲什麼嗎？吞吞吐吐的……(忽然想到)不要他變了

心？

玲 不會的，他不是這樣的人。

曼 不會的！跑跑跳跳舞場的公子哥兒，那個不會這一套，寫起信來哭哭啼啼的，死呀活呀，轉了一個身，不還是嘻嘻哈哈的過日子。

玲 你不明白他。

曼 希望是我不明白他。可是他爲什麼不說呢？要是他真愛你，有什麼不好說的呢？

玲 ……

曼 （看看手表）現在時間還來得及，我打電話去叫他來好不好？有什麼事情，也好讓大家講個明白，一輩子悶在肚裏，算什麼。

玲 不過，他不會來的。

曼 你怎麼知道他不會來的？

玲 我不知道打過多少次電話了，他總說事忙，走不開，不然就是答應了，結果還是不來。

曼 不來也要他來，要是他再不來，那一定是他真的變心了，你這顆心，我勸你也冷冷吧。

（曼珍下，玲玲把信收起了，又換了枕頭套，對鏡端詳自己的臉，曼復上。）

玲 他來嗎？

曼 我叫他來，他敢不來！

玲 他怎麼說？

曼 （逗她）他說他要娶你回去。

玲 姊姊，你不要開玩笑，說真的。

曼 說真的，他說馬上就來。

玲 （喜出望外）真的？

曼 你不相信，就算假的好了。你看，眼睛裏還掛着燈籠呢，聽說「拖車」要來了，就高興得這樣子。

玲 姊姊，你……

（事後有人在叫「前樓張小姐電話。」）

玲 不要又來鬧，說不來了。（匆匆下）

（曼百無聊賴，隨手抓了本電報輪到床上去，翻了一二張，靈的起來，向門走去，正近門，玲進來。）

曼 小俞？

玲 不是。

曼 誰？

玲 一個姓孫的。

曼 時常叫你坐檯子的那個「啞爾曼？」

玲 嗯。

曼 請你去吃飯？

玲 （點頭）

曼 你不答應？

玲 (點頭)

曼 你在想什麼心事，神不守舍地？

玲 (搖頭) 沒有什麼。

曼 (自言自語似地挑撥她) 當然囉，人家正約好了一拖車，偏偏會有這種不識相的老王八來請吃飯，碰釘子，活該活該！

玲 姊姊，你今天怎麼啦，老是沒有一句正經話。

曼 跟你講正經，你在想心事嗎。

玲 沒有。

曼 沒有，那麼我就跟你講正經。(頓然正經) 我問你，你究竟愛不愛小俞。

玲 你又是開玩笑。

曼 (正經地) 誰跟你開玩笑，這是正經話。

玲 (也正經) 我當然愛他。

曼 他呢？

玲 也當然。

曼 何以見得？

玲 (欲言又止，喜形於色) 我知道他愛我就是了，我怎麼說呢。

曼 要是他不愛你了呢？

玲 不會的。

曼 要是會的呢？

玲 (不加思索地) 不會的，要是他不愛我了，我還依舊愛他。

曼 爲什麼？

玲 (給她問怔住了，突然發感地) 你這是什麼意思？小俞他不在行裏嗎？

曼 嗯，怎麼樣？

玲 (晴天霹靂) 你沒有問他爲什麼不在嗎？不要，不要他……

曼 (不著好笑) 傻孩子,你看,急得這個樣子,他馬上就要來的。

玲 你騙我!

曼 你再等幾分鐘看好了。

玲 他就是答應了,也常常會不來的。

曼 這一次就決不會。

玲 那麼你是什麼意思?

曼 (輕聲平淡) 沒有什麼,我是試試你真的愛不愛他。

玲 我是真心愛他的,我爲他死都可以。

曼 可是他不一定真的愛你!

玲 不會的,(斬釘截鐵地)一定不會的。

曼 你怎麼知道呢?他又沒有爲你死過。

(門上剝剝兩聲,玲玲來不及回答。)

曼玲 (同時) 進來。

(進來的正是小俞)

小俞 (以下簡稱俞) 怎麼，玲玲，你……

曼 (搶着說) 是的，她剛才有點不舒服，生相思病，聽說你答應來了，便馬上好了。

玲 阿俞，你不要聽她的鬼話。

曼 你還賴，(去拿梳頭) 怎麼，已經換過了？這麼大的人了，哭起來，就連床架掉也不怕。

玲 你專門造謠。

曼 (冷冷地) 那我也要「痛苦」地「對不起」你了。

俞 (覺得話中有因，詫異地望着玲玲。)

玲 (有些窘，繼而坦白地向他解釋) 哦，阿俞，你這封信我給她看了，媽媽死了之後，她就是我的親姊

姊了，你不怪我吧？

曼 是的，俞先生，是我看了信，看不過她「痛苦」，又知道你也很「痛苦」，才打電話給你的。現

在你們好好地談談吧，不要再「對不起」再「痛苦」了。（翻身欲下）

玲 姊姊，你也來一塊兒談談。

曼 （望着俞）不方便吧？

俞 ……

玲 （下了決心）你是我的姊姊，有什麼關係呢。

（空氣很重，彼此有一度短短的沉默，最後還是曼珍打開僵局。）

曼 （儼然以大姊姊自居）俞先生，我看我們還是正正經經的談一下，你們的事情，玲玲已經完全告

訴我了，你有什麼痛苦，不妨直說出來，我們大家動動腦筋，看有什麼辦法。

俞 （欲言又止，用眼暗望着玲。）

玲 阿俞，你祇管說好了，她是我的姊姊，也就是你的姊姊，不妨事的。

俞 （猶豫溫疑）叫我怎樣說呢？（終于下了決心）我說出來，玲玲，你不要難過，事情是我錯，不過，我也

實在沒有辦法。

曼 究竟是那樣一會事呢，你說呀！

俞 (被逼不過) 我家裏已經替我訂過婚了，最近，因為他們不知從那裏得到的消息，說我和玲玲

(向玲) 很好，並且還加油添醬的加上許多無謂的謠言，便格外逼得緊了，要我馬上結婚。

……

曼 那麼你打算怎樣呢？

俞 (無力地) 我沒有辦法。

曼 爲什麼沒有辦法？你不是可以自立了嗎，大家都很年青，勤勤儉儉的，我就不相信會得餓死。

俞 你們不知道我這份事情是我父親薦的，我要是不答應他們，他們說過，我的飯碗便會立刻敲破的。

曼 那麼你……

俞 我沒有辦法。

玲 (極力壓制着感情) 小俞，那麼孩子怎麼辦呢？

曼 (疑惑地望著他倆) 孩子?

俞 (躊躇地) 我想,我想,最好不要他,玲玲,你知道的,不然麻煩更多了。

曼 可是,孩子是一月月的要長大的呀!

俞 可是,……實在不能再有新的煩惱了,他們近來對我的行動很注意,時常有人釘住我,看我還和你來往沒有,你想,怎樣能再有孩子呢?

曼 (有點憤慨) 那麼照你的意思是……

玲 (撲倒在床上) 媽!

俞 那叫我有什麼辦法呢,(痛苦地)我實在是力不從心,(搖著玲玲的頭髮) 玲玲,是我對不起你,但是我實在也沒有辦法,我痛苦得要死,我……

曼 沒有辦法,可是孩子總不能因為沒有辦法要他死呀!

俞 那自然,那自然……(搖頭嘆息的) 可是,這樣我們倆不是更沒有希望在一起了嗎?

玲 (抓住一縷髮絲) 阿俞,你說,祇要你有辦法,使我們不要離開,你說出來,我都依你,我死也依你。

俞 我有什麼辦法呢，尤其是有了小孩，他們一定更不答應，一定管得我更緊。

玲 (失去主張) 那麼怎麼辦呢？

俞 你叫我怎麼辦呢？

曼 無論如何，孩子總不能負這個責任的。

俞 ……

玲 阿俞，假使沒有孩子，是不是有辦法呢？要是這樣，那我甯願沒有孩子，我可不能沒有你呀！

(向曼，求恕地) 姊姊，你就答應了吧，我們年紀都還青，我們能再會有孩子的……

曼 (逼進一步) 那麼現在的孩子呢？你就忍心叫他死？

玲 (抱住頭) 媽！

(門上又剝剝兩聲，玲發覺地站了起來，故作鎮靜)

玲 誰？

門外的聲音 我！

(經過一陣忙亂)

玲  
進來！

(進來的是孫成德，手裏拿了一束鮮花，見高朋滿座，不覺一呆，大家也都怔住了，無聲地彼此點點頭)

玲 (打破尷尬局面) 哦，我來跟你們介紹，這位是許小姐，這位是俞先生，這位是孫先生。

曼 (機警地挽了小俞的胳膊) 阿俞，我們走吧。(向玲) 玲玲，你身體不好，多養息養息。(向孫) 孫先生，

再見！(妖妖醜醜的拖着小俞走了)

孫成德 (以下簡稱孫) (一本正經) 他的「拖車」

玲 (點頭)

孫 騷形怪狀的，我就看不慣這副樣子。(言在意外) 玲玲，你以後還是少跟他接近。

玲 (無精打采) 不過，人家也是好意。

孫 玲玲，你真的有些不舒服？

玲 你不相信？

孫 你剛才在電話裏不是說沒有起床？我聽說你病了，才特地去買了這束花來的，不然可早來了。

玲 他們來了，不起來不好意思。

孫 (老實不客氣的跟着坐到沙發靠手上) 玲玲，你生什麼病，找了大夫看沒有？

玲 ……

孫 (拉了她的手，跟她切脈) 玲玲，(竄弄她的聰明) 我知道的，十個女人，到了經期總有點小毛病，尤其是你們舞女，是不是？

玲 不是的。

孫 不是，那麼是什麼病。

玲 我自己也不知道嘛。(不自覺的啞了一口清水)

孫 (鐘爾地) 玲玲，身體要當心呀！

玲 (點頭) 嗯。

孫 我看，還是找個大夫診斷一下，你這個病（神秘地說）我看有些不輕呀！

玲 怎麼不輕！

孫 我看……我看怕不是普通的病吧？

玲 你怎麼知道的？我不是還照常的起得了床嗎？

孫 那與你的病沒有關係。

玲 我不懂你的話。

孫 你慢慢地自會懂的。（進一步）玲玲，恕我請問一句：你月經正常不正常？

玲 什麼？

孫 你最近有沒有月經來過？

玲 你問他幹什麼？

孫（笑笑）這個與你的病很有關係。

玲 你總是瞎扯。（又嚥了一口清水）

孫 玲玲，你唔不過我，你這毛病，我看，多半是要做媽媽了，恭喜恭喜！不要忘記紅蛋啊！

玲 你說，（知道再不能瞞他，將計就計地）……這怎麼辦呢？都是你！……

孫 （半當真半玩笑地）是我，真的是我嗎？怕是（向門外一指）剛才那個小白臉的吧？

玲 （羞慚）你！

孫 （喜形於色）是我，真的是我的嗎？

玲 不是你是誰呢？我怎麼辦呢？

孫 （拍拍胸脯）不要緊，玲玲，一切都有我，有我負責。

玲 可是，你有你的太太。

孫 那沒有關係，她不會知道的。

玲 知道了怎樣呢，人家說，和有妻子的人有關係，是要吃官司的。

孫 玲玲，那個你放心，不會的。況且，她到現在還沒有孩子，知道你有了，也一定代為高興的，而且，

而且我是無恥，無恥，你知道嗎？就是我頂着兩房香火，照理，我也是可以有兩個妻子的。

玲 我不，還是你給我一點錢，讓我把這禍根滅掉了罷，省得留着做把柄。

孫 傻瓜，這怎麼可以，她那方面，我保險你沒有問題；而且，墮胎是很危險的，一個不好，你的命也會送掉。（表示慷慨）至於錢，你放心，我一定給你（忽然想到）哦，玲玲，我不是早勸你不要做舞女嗎，現在正好，從今天起，你就不要去了，你每月要多少開銷，我來負責。

玲 我不要。

孫 爲什麼不要，你人是我的了，孩子又是我的，有了孩子，你怎樣再好到舞場去呢？

玲 所以我要把禍根滅掉。

孫 爲什麼呢？這你是毫無理由，怕生活發生問題？我早跟你說過了，一切有我負責。

玲 我不放心。

孫 爲什麼不放心？玲玲，你說，祇要你講出理由來，我什麼都可以依你。

（曼珍不打招呼的進來，聽到孫的最後一句話。）

曼 （掀簾地）什麼都可以，玲玲就單要你這顆心。

孫 (冷不妨半路中殺出程咬金，既好順勢應變) 我這顆心早已給了玲玲了，哈哈。

曼 玲玲，好了些沒有？

玲 謝謝你，還是這樣。

孫 (唯恐人不知地) 玲玲，你以後就多睡睡，少勞動，不要做吃力的事情。

曼 (順着他的語氣) 嚶，孫先生的話一些兒也不錯，你應該多睡睡，不要胡思亂想。(別有用意的) 孫

先生，你用了飯沒有？

孫 (囁嚅) 聽過了，你呢？

曼 我剛和我的阿俞一道吃過。

孫 (還是囁嚅) 哦，那位俞先生，是你的……吧。哈哈，他怎麼不一塊兒來？

曼 阿俞他還有點事情，所以走了，我厭氣不過，所以……

孫 (知道她不會就走了起來) 我也要走了。玲玲，你就好好地睡一飽，今天的電影就取銷了吧。回頭

我替你找個大夫來診一下，可以放心一點。

玲 不要，孫先生，這毛病用不到請大夫的，你不要驚訝動衆的多麻煩。

孫 (故作多情拍拍她的肩膀) 怎麼，你又叫我孫先生起來了，(含意深長) 我們是自家人了，以後不許，

哈哈，以後不許。走到門邊，又回過來。玲玲，那麼我晚上再來看你。

玲 好的，晚上舞場見。

孫 怎麼，你真的還要到舞場去嗎？

玲 (撒嬌地) 爲什麼不呢？

孫 真是小孩子，真會淘氣，不管怎樣，我今天晚上再來這裏看你，你不要出去，懂嗎？好，許小姐，再

見再見！(下)

曼 再會！

玲 阿俞還在你房裏，(指指後面亭子間)

曼 (點點頭，理理她) 玲玲，你真是跟這樣的人還有什麼說的，你就不怕小俞疑心嗎？

玲 那叫我有什麼辦法呢？

曼 他跟你講了些什麼來？

玲 他（遲疑了一下）他叫我不要再出去做了。

曼 （看出她的隱衷）爲什麼，你跟他也有過關係，你跟他說了？

玲 （被懷疑和愧疚交攻，帶哭地）姊姊，你叫我怎麼辦呢？

曼 （憐惜地撫着她）玲玲，不是我埋怨你，你吃虧的，就是遇事沒有主見。

玲 姊姊，我實在也是逼不過才這樣的，家裏沒有錢，阿俞又……

（小俞在曼身說「你喫虧的就是遇事沒有主見」時即悄然推門入。）

俞 （歛仄地玲玲，我剛才跟許小姐談好了，你的事情，我隨便怎樣向我家裏去說去，能夠得到諒解，通過，最好，就是不答應，許小姐說得對，「赤子無罪」，我們的孩子也一定要讓他養下來，孩子的撫養費，我一定叫我家裏拿出來，至於孩子，則留在你的身邊，也算是我們倆相愛的一個紀念。

玲 （決堤似的情感）我不要，我不要，我甯願沒有孩子，我要守着你，我死也要跟你死在一起。

曼

（撫着玲玲的肩膀，平心靜氣地）玲玲，你靜一靜，不要這樣衝動，你聽我說。我們這個辦法，自然不是最好的辦法，事情是你的事情，你當然可以不同意。不過不同意又怎樣呢？俞先生他是遵於父命，「沒有辦法」，俞先生的家庭，又是把我們舞女看成和妓女差不多的，你想，有什麼辦法呢？

玲

可是總不能就這樣算了呀！

曼

當然不是。所以我剛才和俞先生商量說了，請他回去向他府上把你們的關係率性詳細的說細明白，反正他們早已有些風聞了的，也許傳聞到的比現在更壞，說穿了，一則也讓他們明白一點，省得瞎猜，以爲是我們當舞女的迷住了他們的少爺，二則也請他們吩咐一下，看應該怎樣辦。如果能夠得到諒解，你們的結合沒有問題，那當然更好，要是不答應，我的意思也覺得不必過份勉強，俞府能夠替他們的孩子拿出一筆撫養費的，最好，照情理講，也一定能夠拿出來。若是連這筆錢也不肯，那麼好來好散，也算了，總算你有過這樣一次「戀愛」。孩子，則無論如何應該讓他養下來的，赤子無罪，孩子有什麼罪孽，一定要他非死不可呢？第

二，也讓人家看看，沒有父親的孩子，照樣也能生存的。

俞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玲玲，我希望你明白我的痛苦。

曼 (冷冷地) 玲玲當然能夠明白你的「痛苦」的，不過，俞先生，我總覺得你太懦弱了一點，這次，

你可不能再懦弱了。

(玲玲怔怔地望着她母親的遺像，白靈似地。)

俞 (走到她背後) 玲玲，我回去一定好好地跟我父親直說，希望他老人家可憐我們。

玲 (萬感交集，軟弱地) 他不會答應的，他不會允許他的少爺娶一個舞女回去。

俞 玲玲請你相信我，這一次我一定回去跟父親好好的說去，萬一他不答應，我無論如何負責

叫他拿一筆錢出來撫養我們的孩子長大。

玲 錢，錢，你以為錢就能夠解決一切嗎？你能夠負責錢，你為什麼就不能夠負責別的呢？

俞 (痛苦地) 玲玲，我求求你不要再說了，我知道我對不起你，可是我有什麼辦法呢？我的痛苦不

也正跟你一樣深嗎！

曼 現在也不必再講什麼痛苦不痛苦了，單是嚷嚷有什麼用呢？我們還是先吃了飯，等會兒聽俞先生回去以後的好消息吧。

玲 (給提醒了) 不過，我胸口飽飽的，吃不下。

曼 吃不下也吃一點，身體就是本錢，把身體糟塌了，那才真的沒有辦法了。

玲 也好，那麼我就陪你們到附近隨便什麼地方去坐一下。

俞 (脫口而出) 出去，會不會碰到熟人呢？

曼 你還怕令尊知道你來過此地嗎？(搖頭) 不過，不出去也好，在家裏可以談得隨便一點，玲玲

又剛哭過，出去也不大好看，你們等一下，我到附近去叫幾樣菜來。

俞 (正無法下場，如此正中下筈) 這樣很好，家裏可以隨便一點。

(曼坐下)

俞 (拉住玲手) 玲玲你恨我嗎？

玲 (搖頭) 我不知道我應該怎樣說。

俞 (低聲下氣地) 玲玲,你再不要這樣,你這比罵我還難受,你給我一次解釋的機會好不好?

玲 事情已經到了這樣,何必呢。我祇是在想,我的命爲什麼這樣的苦。(流淚)

俞 (看她的淚) 不要難過,玲玲,我回去一定好好的說,或者還有挽回的希望,萬一不答應,我祇能被迫地和別人結婚了,我的心還是你的,我依舊不能忘記你,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

玲 你不要說了,我不要聽,我希望你忘記我,永遠的忘記我,你結婚以後,跟你的太太度幸福的生生活去,你不要再理我。

俞 玲玲,我不能,我沒有你,我會痛苦死的,我們不能結婚,我們依舊做個最要好的朋友好不好呢,我不能離開你,我是不能離開你的。

玲 我不要,我要你離開我,我要你離開我。

俞 (撫着她的頭髮,像父母撫着孩子似的) 玲玲,你難道就一些兒也不肯原諒我嗎?我這是出於無奈,才不得已這樣的,要是你也不能原諒我,那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呢,家裏幾次逼着我,叫我跟你斷絕關係,可是我總不肯,你看,爲了你,我今天不是又來了嗎。

玲 (頭倒在他肩膀上，像受了委曲的孩子受他的父母撫慰) 可是你的家裏……

俞 那讓我慢慢地想辦法，等我經濟有了辦法以後……

玲 阿俞，我們一同離開這裏好嗎，我們到香港去，我到那邊去做舞女，你也到那邊去做事情，我們情願過得苦些，死也不要離開，或者，我們一同到內地去，那邊正需要我們年青人，阿俞，我能夠吃苦，我情願為你吃苦，我們一同去，好嗎？

俞 (爲難) 那……

(正當小俞爲難的時候，孫成德又來了，他回到自己家來似的，隨手把門一看，冷不防屋子裏的一對正親熱熱的打在一起，小俞和玲玲也以爲是曼珍回來了，抬頭一看，才知不是。孫成德看了如此局面，妒火中燒。)

孫 哼，好呀，不要臉的東西，跟小白臉把肚皮弄大了，推到我頭上，算拿我當「糟兄」？這一本正經的，死活要錢，你是想騙我還是敲詐我？

玲 (驚惶氣急，不知所措)

孫 (步步進逼) 你要錢，窮爺有呀，你要拿我的錢去貼小白臉，你醒醒吧！還裝腔作勢的，想瞞我誰

婚，你算過命沒有？你有這福氣！

玲（不知那裏來的勇氣）你跟我滾出去，（回頭望望小俞）你滾！

孫 滾出去，你放心，我不會在這裏做墳的。（摸我感鼻來）算我瞎了眼，還怕你氣悶，二點半戲不看，特地買了五點半的票子（撕作片片）你這不識抬舉的東西！

玲 滾出去，你沒有權利干涉我，你給我滾！

孫 你算有「拖車」在旁邊，你神氣，你這種「拖車」都是大爺化錢養的，沒有大爺……

（曼珍上）

俞（跳了起來）喂，朋友，說話說得乾淨一點！

曼（不知由來）何必呢，何必呢，大家都是碗裏不見鍋裏見的朋友（適應地前放，接，嫉妬地）阿俞，你爲什麼要和孫先生吵呢，大家都是熟人，不怕難爲情嗎？（親熱地傍着小俞）

孫（趁勢收養）騷形怪狀的，都是一票貨物（他氣憤憤地走了）

（孫成德走後，小俞也推開曼珍，戴起帽子，預備走了。）

玲 阿俞，你聽我解釋一下。

俞 這還有什麼可解釋的呢，這是你先騙了我，（振振有聲）對不起我！

玲 不是，阿俞，你聽我說，你聽完了，走也好，打我罵我也好，我不怨你，你聽完了再走。

俞 （攤開她的手，不耐地站着）好，你說吧。

玲 他祇是一個普通的客人。

俞 （反唇相譏）普通的客人，你就跟他發生了關係，你就娶嫁給他，你袴帶是什麼做的？

玲 （分辯）阿俞，祇有一次，我和他祇有一次……

俞 一次，你還嫌不夠嗎？

玲 那時候，母親正病得厲害，家裏的錢用完了，我幾次三番的打電話寫信給你，你總是推說有

事情沒有來，後來在小王那裏，才知道你家裏跟你訂婚了，管得你很緊，這個，我不怪你。

俞 你自己照照鏡子看，你還有臉怪人家，管人家嗎？

玲 阿俞，那時候我不知道肚子裏已經有了，那個姓孫的又死死的釘住我，一步也不放鬆，我因

爲母親的病實在太兇了，昏厥了好幾次，沒有辦法，才答應了他，那時候，我已經有一個多月沒有見紅了。

俞 誰知道你肚子裏是什麼野種呢？你說孩子不是那姓孫的種，那麼，你爲什麼還要敲詐他，要他錢，還說要他離婚，嫁給他呢？

玲 那個，都是爲了你。

俞 爲了我，謝謝你！

玲 真的，是爲了你，你剛才說，有了孩子麻煩，我想，也好，就順了你吧，又愁你現在不會有錢，我母親死了，又負了一身債，恰巧那姓孫的撞來了，我就想問他拿筆錢，弄掉這爛根的，你還……

（想到不爲人所瞭解，哭得更兇了）

俞 我不管這些，你和他有過關係總是事實呀，你爲什麼要和他有關係呢？你又爲什麼不先告訴我呢？

玲 事後，我是想告訴你的，不過你總是不來，今天來了，又沒有機會。

俞 好，算了。你講完了沒有？我可沒有耐心再聽下去了。對不起，我要少陪了。

玲 阿俞，你……

俞 不要阿俞阿俞的肉麻當有趣了，有錢，我過幾天差人送醬過來，也算我們有過交情，如果不便，那麼將來再說，好在你有的是「戶頭」。正是，也算是我瞎了眼，還和家裏大鬧「家庭革命」……（他也翻臉去了）

玲 （左手扶桌右手撫額，望着她母親的遺像）媽！（以下就哭不成聲）

曼 （拍着她的背）玲玲，你要勇敢一點，挺起胸膛來做人，多哭了，會影響孩子的身體的。

玲 （淚流滿面拾起頭來，撲到她肩頭）姊姊！

曼 （被感動得流淚，但極力壓制）妹妹，我們應該勇敢一點，堅強一點，好好地保重我們的身體，我們的孩子。

玲 （悲憤，決心）姊姊，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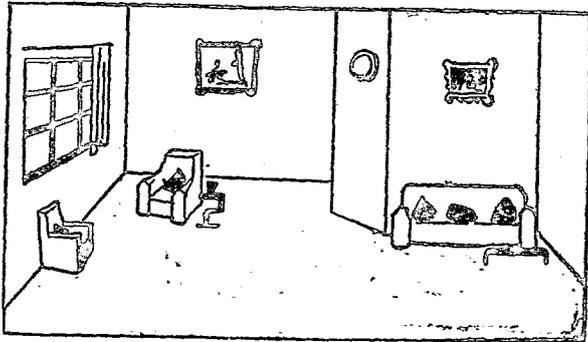
——幕急下

一九三九，十二月十四，燈下初稿。



# 計·妙·囊·錦

著原趣理邊 L. I  
譯 人 庸



人物：

葛雷斯 (弗瑞德之妻)

弗瑞德 (葛雷斯之丈夫)

司狄臘 (安弟之妻)

安弟 (司狄臘之丈夫)

(葛雷斯和弗瑞德到司狄臘和安弟家消磨週末)

幕啓時：

司狄臘坐在沙發上，情緒絀絀，葛雷斯哭泣不停。

司 (嘲笑葛雷斯) 你再哭下去，我要用杯子來盛了。

葛 有什麼辦法呢？我的心都碎了。

司 什麼事碎了你的心呀！爲了你丈夫和你吵嘴嗎？哎唷，假使女人每和她的丈夫吵一次嘴就

碎一次心的話，那這世界可真要變成了「碎心世界」了。

葛 可是，爲什麼我們這樣相愛，還會常常吵嘴呢？

司 就爲了這個。你們太相愛了。愛情是最妒忌最自私的東西。我們要把自己的愛人將他所有的一切全都給我們——其實這也是應該的也理當如此。我們也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全都給他。不相愛的人，就不會這樣古怪了。

葛 聽你的口氣，別人還會以爲你不愛你的丈夫了呢。

司 (安靜地) 我是不愛他。

葛 (驚訝) 你不愛他？你是說你不愛安第？

司 是的，我不愛安第。

葛 天呀！你從什麼時候起不愛他的？你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司 我不愛他已經很久了。從前我因爲太愛他了，所以那怕是芝麻大一點小事，我也要追根究底。你想人誰能沒錯，何況安第又不是什麼聖人，所以我們時常吵嘴。日子過得難受極了。我

想離開他，也不止一次了。

葛 你想離開他！

司 我不能離開他。但是我想這樣繼續下去，總也不是一回事，所以我就開始利用手段了。什麼事我都不違反他。但是，同時我却利用手段，使我自己的目的達到。結果照了我的意思行事，他却還以為很能說服我呢！自從他被我玩弄之後，起先我還只是有一點瞧不起他，後來終于完全不愛他了。你知道當手段一從門口進來，愛情就從窗口飛走了。

葛 多麼令人可怕呀！

司（舉肩）我承認這不是愛情最初的理想，但是我們却因此而能和平相處了。

葛 然而，照實在的情形看起來，你對你的丈夫却又那樣情深。沒有一個人會相信你不愛他的。安第知道你不愛他嗎？

司 他一點也不知道。

葛 你怎麼會是這樣一個僞君子！

司 我的太太，這是爲了自衛呀！假使這十年來，我們仍舊繼續不斷地吵嘴，我早就活不到現在了。可是如今我瞧上去却比從前更年青了。

葛 真的，我時常納悶，你用什麼方法保持你的青春。

司 和平！這就是我的祕密。我告訴你，自從你結婚到現在也不過是一年光景，可是你却老了五歲了。

葛 (害怕) 我嗎？

司 (着重地) 是的，是你。你血紅的眼睛，腫脹的鼻子，憂鬱的臉孔——過不了多久，你就會成老太婆的。

葛 啊，天呀！

司 我勸你還是學學我的樣。照我對付安第的法子對付你的丈夫。譬如他不准你買那塊料子，你就別買。但是，如果你能依照我的法子做，結果你一定會得着那塊料子的。上個禮拜，我和安第看見一件皮大衣，樣子好極了，就是價錢貴一點，要買一千塊錢。可是我知道我們還買

得起。所以我就對安第說：我要買那件大衣。他答應我沒有？當然沒有。他說另外有一件五百塊錢的已經夠好了。我同他爭辯嗎？當然不。但是我一定會得着那件皮大衣的，你等着瞧罷。安第心裏實在也並不是不想替我買。男人頂喜歡替他們的妻子買東西。但是當妻子問他的時候，却有一樣東西在他的心裏做怪，強迫他回答：「不。」

葛 你的話不錯。

司 我的話當然不錯。你來，讓我替你抹點粉。無論你是真愛還是假愛，我可不愛瞧你這付樣子。

（她們出去之後，弗瑞德和安第進來）

安 喂，老朋友，你近來不很得意嗎？你怎麼了？

第 （憂鬱地）還不是老套。吵嘴——吵嘴——吵嘴！簡直不是人過的日子。

安 唉，你真是傻瓜。你不懂得對付女人的方法。葛雷斯很可愛。其實，說老實話，女人都是可愛的。但是如果你不懂得方法，任從她們，那她們馬上就會跳在你的頭上，作威作福起來了。你非把她們壓下去不可。而且那樣，她們非但不會不愛你，反而會更愛你的。我有經驗，我知道。

菲 你說當然容易，因為你有一位好妻子。

安 你以為嗎？（大笑）嘿，那就是我的成績。司狄臘為人的確很好。但是你不要以為她本來就是這樣呀！從前我們也是時常吵嘴，隨便什麼事，祇要我一拒絕反對，她就生氣。不過現在可完全不同了。她已經被我制服了。

菲 你怎麼制服她的呢？

安 （帶着勝利的神情）我不忍受，這就是我所有祕訣，隨便什麼事，我要是說「不」，就是「不」。輕易決不致變主意。然而結果她還是同樣的愛我，甚至可以說，比從前更愛我了。而我呢，也覺得她更可愛了。

菲 你真幸福。

安 譬妨說罷，上個禮拜我們看見一件皮大衣，要賣一千塊錢。我承認那件大衣，料子式樣都不錯，價錢可也真不便宜。當然我還買得起，其實也沒有理由不買給她。實在她非常喜歡那件大衣。我瞧得出來。但是當她問我的時候，我却回答她：「不。」她因此而和我吵鬧嗎？一點也

不要是前幾年的話，她早該把我的耳朵咬下來了。（大笑）因為她這樣可愛，所以我逼使她驚奇一下。噓！她們來了。（葛雷斯和司狄臘一同進來）哈囉，葛雷斯。

葛 安第，你好？

（她不理睬弗瑞德，走過他的面前，僵立在房間的那一端。）

司 （情深地，走到安第跟前。）親愛的，晚安！

（吻他）

安 （向弗瑞德睜目）親愛的，晚安！

司 弗瑞德，晚安！

第 晚安！

司 （關心地問安第）你的頭怎麼樣了？還痛嗎？

安 一點也不痛了，全好了。

司 那我真快活。（再吻他）給我。（他遞給她他的帽子）今天晚上我特地為你預備了一樣你頂愛吃的東西。

西。

安 咄——咄——

司 親愛的，那家時裝店，剛才我又去了一趟。我已經叫他們替我把那件五百塊錢的送來了。真的也不錯。虧得你拿定主意，不准我買那件貴的。一千塊錢買一件大衣，太笑話了。這一件，價錢雖然便宜，東西倒也並不壞，我一樣喜歡。

安 你去告訴他們不必送來了。

司 (溫和地) 親愛的，爲什麼難道這件你也嫌貴嗎？

安 (堂堂地) 不是，我並不是嫌貴，實在因爲我已經買定一千塊錢的那一件了。

司 (假裝非常詫異) 你買定一千塊錢那一件！

安 (對他自己所造就的效果很滿意) 我覺得你穿這一件更合適。

司 (仍舊假裝非常詫異。對安雷斯) 一千塊錢一件大衣。你覺得安第這個人怎樣？

葛 他真好。

司 (對安第) 親愛的，你真的不嫌它太貴嗎？

安 (搖頭的面積) 爲了你，還有什麼貴不貴呢！

司 你真的買定了嗎？

安 不但已經買定了，而且連錢都付了。明天一早他們就送來。

司 你真好！她表示親熱的擁抱他。在他們擁抱的時候，司狄隱向坐在安第後面的葛雷斯大睜其目。安第也向坐在司狄

隱後面的弗瑞德大睜其目。好，我這就去打電話。不要等一會兒，兩件都送了來。親愛的，你來。

(司狄隱和安第走了出去。剩下葛雷斯和弗瑞德兩人。片刻的沉靜。葛雷斯自己和自己努力掙扎的蓋果，她的態度完全改變了。)

葛 (熱誠地) 司狄隱情願買那件便宜的。她這種舉動，你合意不合意？

弗 (聽見葛雷斯突然對他這樣熱誠的說話，大爲驚奇。) 合意——合意——

葛 司狄隱真可愛——安第說「不」，她就「不」，安第說「是」，她就「是」。我應該盡力模倣她。

弗 (欣喜地) 你真的想模倣她嗎？那多麼好呀！

葛 (微笑) 是的,親愛的,那樣我們就不至于再吵嘴了。

菲 (衝過去,預備擁抱她) 我的心肝!

葛 (冷淡地將他推開) 不要這樣。

菲 爲什麼?難道我不能吻你嗎?

葛 不能。

菲 和好了,我反而不能吻你嗎?

葛 剛才我是說:我們不至于再吵嘴了,我沒有叫你來吻我呀!(搶奪) 我不會像司狄臘一樣做假。老實告訴你,我不再愛你了。

菲 (大驚) 你不再愛我了?

葛 不再愛你了。

菲 但是剛才——你什麼時候起不愛我的?

葛 你愛誠心同我抬槓,叫我怎麼樣能繼續愛你呢?以後,我決計聽從你的話,不再同你吵嘴了。

但是我們的愛情可也算完了。關於那塊料子，如今我們也不必再爭執了。我不娶了，你勝利了！

蕭 但是如果你不再愛我……勝利又有什麼用呢！

葛 (聳肩) 魚與熊掌，你怎麼能兼得呢？

蕭 (被她的冷淡驚住了) 你這樣平靜地對我說這種話嗎？

葛 我何必憂愁。這才是我從司狄臘那兒學來的第一課。

蕭 司狄臘和這件事又有什麼關係？

葛 司狄臘教我怎樣使婚後的生活愉快。她對我說：你必須聽從你丈夫的話，但是同時你必須停止你對他的愛。

蕭 但是司狄臘很愛安第呀！

葛 她並不愛他。

蕭 她不愛安第？你怎麼知道？

葛 她自己告訴我的。

蕭 我不信。像司狄臘這樣又可愛又稱心的妻子，那兒去找第二個呀！

葛 這是她裝的呀！否則她怎麼能掩飾她的無情，怎麼能使生活平穩呢？她這樣一裝假，不但他們的生活能夠平穩，而且司狄臘還總能使安第依照她的意思行事。

蕭 但是安第却還以為……

葛 (揀掄) 安第以為！安第簡直就是瞎子，他還以為他勝利了呢！假使他知道……

蕭 我不信司狄臘會是這樣一個偽君子。

葛 爲什麼不信呢？假使安第願意將金子看成銹鐵，不知好歹，司狄臘爲什麼不可以呢？

蕭 以後你就預備這樣對待我嗎？

葛 我不會裝假。我沒有本事掩飾我的情感到這步田地。以後我預備住在你樓上，雖然我不再愛你了，(微笑)但是我却要努力使你稱心，使你快活。從此以後，我再不執拗了。(正在這個時候，安第走了進來。他聽見葛羅斯的最後一句話。我去看看司狄臘，一會兒就回來。——(戲院地，故意加重地。)

——親愛的！

(劃下垂頭喪氣的弗瑞德，安第愉快從外面走進來。)

安 (拍拍弗瑞德的肩膀) 老朋友，恭賀你，你幹得真爽快。你勝利了！

弗 勝利了！

安 噢，你爲什麼還不高興？

弗 有什麼可以高興的呢？我並不需要沒有愛情的服從。

安 你這話怎麼講？

弗 葛蕾斯不再愛我了。

安 誰說的？

弗 她自己說的，我相信她。

安 那有的話。她有意打趣你呀！你瞧我……

弗 (發他的誇口得意) 請你不必自鳴得意。老實說，你自己也未見得勝利。司狄臘雖然服從你，但是

她並不真心愛你。

安 什麼？你是開玩笑嗎？

蒯 不是開玩笑。剛才葛蕾斯對我說的，她說司狄臘告訴她，她早就不愛你了。

安（茫然）司狄臘不愛我？那怎麼會呢？她對待我的態度，你自己也會看見的呀！

蒯 全是裝的——偽君子——想不到你竟被她的詭計騙住了。

安 我不信。

（葛蕾斯走進來）

葛 蒯瑞德，你可曾打破他的迷夢？

蒯 他不信我的話。

葛（對安第）確實是真的。

安 但是爲了什麼呢？她爲什麼要欺騙我呢？

葛 爲了要得到和平。從前她堅持自己的意見，以致常常和你吵嘴。因爲她愛你的緣故，所以無

論什麼事你一反對就會傷她的心。如今她情願捐除已見，完全聽從你的話，所以你們也不  
再吵嘴了。

安 我和她確實已經有好幾年沒有吵嘴了。

葛 此後，她再也不會和你吵嘴了，因為她不再愛你了。

安 (屏弱地) 天呀！

葛 (得意地) 你勝利了！

安 (可憐的) 但是她這樣可愛，我不信她是在做假。她一定是真心願意接受我的意見。

葛 這完全是她的手段。從前她直接向你要求，結果十趟會引起吵嘴，現在她利用她的手段，反而能和平地滿足她的要求。

安 我們的生活確實很和平。但是誰願意付這麼大的代價呢？

葛 她再也不會和你吵嘴了。

安 (得意地) 我要誠心逗她。我要逼她和我吵嘴。

(司狄亞含笑走進來)

司 噯，親愛的，你在這兒。電話我已經打過了。我等不及想看那件大衣呢！

(緊張的沉靜片刻)

葛 (對弗瑞德) 弗瑞德，你來，我給你看看張照片。(司狄亞帶着調同的閃光着處，她輕輕地對提說。) 我接受了

你的勸告。

弗 我來了。

司 別去得太久。晚飯就開了。(葛雷斯和弗瑞德走出去。安第心不定地胡亂摸索他的銀鏢。司狄亞含笑坐下，口

結綫總) 我真喜歡那件大衣。你真好，我替你做了一點你頂愛吃的麵餅。

安 (嗚呼) 誰要吃什麼麵餅！

司 親愛的，你不餓嗎？我相信麵餅會勾引你去的。

安 (顧魯地) 你做的麵餅一點也不好吃。

司 不好吃？我還以為你愛吃呢！前幾次你不是吃得頂高興嗎？

安 那不過是我不好意思拆穿你罷了。

(等她動怒)

司 (可愛地) 親愛的，你真體諒我。

安 (恨得咬牙切齒，再試一次) 你知道不知道，你不是一個好廚子。

司 (靈遜) 親愛的，我很抱歉，我已經盡了我最大的努力。

安 你穿的這件衣服——該去脫掉了罷。

司 親愛的，你不喜歡這件衣服嗎？

安 難看透了。

司 (欣然) 那我馬上去換去。一分鐘都用不了。

安 既然我們已經談到了這兒，那我不妨再告訴你，你的頭髮——

司 嗎？

安 我以為應該——應該——應該不要梳得這樣小姑娘氣。

司 我還以為你喜歡這式樣呢！

安 那是才結婚時候的事，如今已經十年了。你好像是在故意裝年青。

司 （深恩之後） 呸——我本來早就想換式樣——我預備把頭髮再捲得高一點。對了，親愛的，你的話不錯。

（她繼續坐着編結絨線，心裏暗暗好笑，安常看到她這種逆來順受的好性子，大為忿怒。）

安 司狄臘，你倒底愛我不愛？

司 （茫然） 親愛的，你說什麼？

安 你不在聽我說話。

司 親愛的，對不起，我在計算針數。你說什麼來的？

安 你倒底愛我不愛？

司 親愛的，這還用得着問嗎？

安 （不能忍耐地） 司狄臘……

司 (畢唐地)我想一定是什麼事情惱怒了你。讓我去把那弄醫治神經的藥拿來，不然等一會兒你  
一定連一口飯也不會下肚的。

(她站起來，先吻他一下，然後再走出去。安第楞在那兒。喜雷斯和弗瑞德一同快活的從外面進來。他們已經和好了。)

第 老朋友，我們已經和解了。(看見他沮喪的樣子)噢，你怎麼了？

安 她不肯跟我吵嘴。

葛 你瞧，我說的對不對！

安 我批評她做的麵餅，她穿的衣服，她梳的頭髮——

葛 那麼，她怎麼回答呢？

安 ……

第 我想總有一件事能惹她生氣的。

安 我對她所說的話——碰着別的女人，早就該和我打破頭了。然而她却總是說。(他微微地開口

熱)親愛的，你的話不錯。

葛 既然如此，那祇有一個辦法了。這是最後一計了。妒忌，你必須引起她的妒忌。

安 怎麼樣才能引起她的妒忌呢？

葛 另外找一個女人。

安 但是沒有這樣一個女人呀！

葛 你一定得裝有。

安 (極不真) 這麼行，我決不幹。無論怎樣我也不願意和別的女人發生關係。

葛 除了這個辦法，沒有別的法能探出她對你倒底有沒有變心了。如果你是愛她——

安 當然我愛她。

葛 那麼你就得照樣做。(微微安寧以前自以為勝利時的神情) 這樣你才會勝利呀！不然你怎麼會勝

利呢？

安 (憤若一籌希忽) 你以為是嗎？

葛 普通的女人，除非她的丈夫不再愛她，否則她是不會不愛她的丈夫的。

安 那麼我決定照你的話試一下。

葛 你現在同弗瑞德去裝成預備出去的樣子。

安 但是我不預備出去。

葛 (不耐煩地) 你假裝預備出去。

弗 你必須裝得使她相信你和別人有約會。(拍拍他的肩膀) 抖起精神來，別垂頭喪氣的。

安 (憂鬱地) 那麼你們要我說什麼？要我做什麼呢？

弗 讓我來教你。

葛 我在這兒等司狄臘。你記着，千萬不能軟下去，除非她正式對你說她愛你。

(安和弗瑞德一同出去。司狄臘拿着藥瓶進來。)

司 安第那兒去了？(她看見寫着斯假裝忿怒和惱怒的樣子) 喂，你怎麼了？

葛 真不是人！

司 誰不是人呀？

葛 我做夢也沒想到。沒想到安第。

司 安第怎麼了？

葛 卑鄙！簡直是卑鄙！

司 你說什麼？你說誰卑鄙呀？

葛 唉，你不再愛他，真是你的運氣。

司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葛 那個狡猾的東西，替你買皮大衣，裝成愛你的樣子。

司 裝成愛我，請你告訴我，你講的話是什麼意思？

葛 剛才我聽見弗瑞德和安第談話。

司 怎樣？

葛 安第竟和別的女人有瓜葛。

司 什麼？

葛 你想卑鄙不卑鄙？

司 我不信。

葛 真的呀！再靠得住也沒有了。是我親耳聽見的。後來我問蒯瑞德……

司 (切心地)他說什麼？

葛 起先他不肯告訴我，你知道他們男人，彼此之間總是互相袒護的。不過到底還是被我套出來了。啊，真再靠得住也沒有了。

司 (倒入椅中)天呀！

葛 你不愛他，真是你的運氣。不然你會不受到失戀的痛苦嗎？但是我真做夢也沒想到安第竟會是這樣一個人。

司 偽君子！這許多年來，他總裝做愛我。

葛 用皮大衣來買你的歡心。

司 我真想不到，他怎麼會去和別的女人發生關係。他總是一下公事房就回家來的。

葛 男人做這種事，早就把時間先安排定了。他們這般人，個個都好色如命。

司 所以安第會去尋花問柳呀！（稍停）唉，他決不肯就此不去的。

葛 你管他去不去呢！你反正已經不愛他了。（司欲應，並不立即做答）是不是？

司 （憤憤地）是的，我不愛他了。但是我還是不能聽他這樣做。（忿忿地）我不能讓他把我當個子。

葛 你預備同他吵嘴嗎？噓，他來了。我還是出去的好。

（她走出去。安第穿着晚禮服，從右邊進來。他一面走，一面整理他的領帶，噴鼻低聲哼唱着情歌。司欲回，假裝專心地翻結綵線。）

司 親愛的，藥粉拿來了。

安 拿來幹什麼？我人很好。（整理他的領帶）你幫我打一打罷？

司 怎麼，你穿起晚禮服來了。何必穿得這樣規矩。今天晚上，我以為你大可不必穿得這樣規矩。

安 我不在家吃飯。

司 什麼？你不在家吃飯，你到那兒去？

安 出去。

(低聲歎噫)

司 那麼葛蕾斯和嘉瑞德呢？

安 他們是老朋友，不會見怪的。

司 但是晚飯已經——

安 (苦笑) 不吃晚飯。

司 我特地為你做的麵餅。

安 你吃就是了。

(請管)

司 你一定要出去嗎？

安 是的。

司 公事？

安 不是。

(他微笑地呼唱着)

司 (努力壓制她的怒火) 你說你到那兒去?

安 我不說。

(司歛腮氣得拚命咬噬自己的嘴唇,兩隻手直發抖。)

司 (突然) 安第,你到那兒去?

安 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 出去。

司 不能告訴我到什麼地方去嗎?

安 我能,但是你又何必問呢?

司 (猝然) 安第,你去看一個女人!

安 唔,也許是罷!

司 你不否認?

安 我爲什麼要否認？

司 (用手遮住臉) 喔，喔！

安 (發突地望著她。但是她剛打開手，他便投起陰來) 你怎麼了？近幾年來，你從來也沒有這樣煩惱過呀？

司 我又不知道你會和別的女人發生關係。

安 不知道你的安第會尋花問柳嗎？

司 我一直自信你很愛我。想不到你竟是一個偽君子！

安 至于說到偽君子，你也不見得不是。

司 你這是什麼意思？

安 你心裏早就不愛我了，但是面子上却裝出愛我的樣子。請問你怎樣解釋？

司 (喘息) 你知道你怎麼知道的？

安 你當我是瞎子嗎？你以爲我還沒有看出來嗎？親愛的，我看出來了。

司 但是你從來也沒提起過。

安 這又何必提呢！你以為我會來懇求你愛我嗎？你玩你的把戲，我玩我的把戲。（微笑）真的，我早就看破你了。你假裝聽我的話，利用你的手段……

司 但是我從來也沒有和別的男人發生關係。從來也沒有去看過一個男人呀！

安 你不去，我才不管呢！你愛看一百個也由你，也沒關係。

司 你不在乎？

安 （勇敢地）我不在乎。

司 （軟弱地）喔，喔！

安 （整理他的領帶）話說完了！

（低聲呼唱）

司 （忿怒他的安靜）你應該自己覺得羞恥，安得烈。克烈門茲——（註）

安 （大笑）這聲音不像是現在的聲音。安得烈。克烈門茲，從前每逢我們吵嘴，你總叫我安得烈。克烈門茲。

司 (高聲地) 我再說一遍，你應該自己覺得羞恥。

(葛雷斯和弗瑞德一同進來)

葛 你們怎麼了？

弗 什麼事呀？

安 我相信司狄臘是妒忌。

葛 妒忌？

安 (輕聲) 進行得十分順利。

葛 (輕聲) 堅持下去。

弗 (問司狄臘) 你妒忌什麼？

司 安第出去看女人。他承認他和另外一個女人發生關係。

葛 司狄臘，我想……

司 咄！你想！

安 司狄臘，你真自私自利。你既不愛我，又不許我出去。

司 如果我愛你，你肯不去看那個女人嗎？

安 (聽見她這樣問，大亭)什麼？如果……

葛 (扯他的袖子，輕聲)不要懈氣。

安 「如果」這說了有什麼用。

(他穿上他的外衣)

司 安第，你不要去。也許——

安 也許什麼？(等待她回答。看看他的錶) 哎呀，晚了！

司 安第，你不要去。

安 誰阻止我？

司 我，我不准你去。

(葛雷斯和郭瑞德看見司狄臘忿怒，大為欣喜。葛雷斯站在司狄臘的後面，揮手鼓勵安第。)

安 司狄臘，不要裝傻。（他假裝向門口走去。她很快地先跑過去，拉住門口。）

司 如果你一定要去，那麼請你先弄死我。

安 這樣說來，你還是關心我的。

（司狄臘顯然倒入椅中，雙手遮住臉和眼淚。葛雷斯，窮竭德，安第三人相視微笑。安第正預備走上前去的時候，葛雷斯把他扯了回來。）

司 安第，親愛的——

安 啊？

司 我懊悔——我——（又哭了）噫，安第，親愛的——

（安第預備衝過去，但是葛雷斯仍然拉住他不放。）

安 （輕聲）說，你要我怎樣？

葛 （輕聲）非等她說她愛你不行。

司 我很難過——你不再愛我了。

安 你爲什麼難過？

司 因爲——因爲——

安 因爲什麼？

司 安第，我愛你！

安 (狂喜) 真的？

葛 噯，司狄臘，你剛才怎麼對我說的你弄錯了！

司 我沒有弄錯，親愛的，你離開我，會傷我的心。請你饒恕我，再愛我！

安 噯，我的愛！(擁抱她) 心肝！除了你，我從來也沒愛過別人。

司 剛才呢？

安 是葛蕾斯的狡計，試驗你還愛我不。真是一個好圈套，你竟被矇住了，現在我可知道你了。

(再吻她)

司 我們該去吃晚飯了。安第，那天我看見一頂帽子，配我這件外衣，真是再合適也沒有了！而且

價錢也很便宜，祇要二十五塊錢。

安 祇要二十五塊錢……

第 (大笑) 又頂上了!

葛 (轉過身來) 你笑什麼? 這也值得笑嗎? 我知道，要是我叫你替我買一頂帽子……

司 (對安第) 你是不是又在誠心同我抬槓了?

第 (對葛雷斯) 但是我認為你所說的話……

安 你知道我不喜歡……

(安第和司狄恩，第瑞德和葛雷斯又吵起嘴來了。)

——幕

二八、二、一七。

註：安得烈·克烈門茲，係安第的姓和名。安第係安得烈的暱稱。(譯者註)

各劇社如欲排演本叢刊所載各劇，請先函通知為  
感。如有將演出情形見寄者，亦所歡迎。

本叢刊所載各劇，如蒙各劇團演出，務係免費性質，  
務請付給劇作者之上演稅，其收給范照通例。

# 再版 沒有男子的戲劇

——獨幕劇集—— 葉尼著

本集包含了六個獨幕劇：兩個街頭劇，每一個劇本都包含了一個鮮明的主題，闡明着一種積極的意義。作者是有舞台經驗的人，每一個劇本都符合演出的條件，演出時，可以取得很大的效果，而實際上這本劇本都曾在海外，這兒有着良好的紀錄。

由於旅居海外，這兒有着許多人都帶着一颗熱切的心，更有些人却把相當繁瑣的地方，然而演都錯了，如得非通過真動人。許多人都帶着一颗熱切的心，更有些人却把相當繁瑣的地方，然而演都錯了，如果他看過本書，他將在這兒得一個深刻的真實的印象。

作者從各種角度表現抗戰中的現實人生。全都是緊緊地貼合歷史的進展。與其說作者是為了戲劇而寫作，不如說是為了社會。

無論在研究，在參考，在演出上本書都有一個極高的價值。

本集內容有：  
父與子 海外  
沒有男子的戲劇 赤道小景

決堤 傷兵醫院  
耳袋 大家一條心 每冊八角五分

# 戀愛問題

易喬著 演劇

論 蕭翽·泰洛夫著 每冊二角五分  
吳天 譯

## ——獨幕劇集——

# 希特勒的「傑作」

——反法西斯世界名劇——

本集共有獨幕劇四個，——「戀愛問題」「燈三」「債」「賄徒」等，都是以孤島上活生生的現實為主題，意義準確，故事動人，為適合一般劇團排演的好劇本，每劇並附有舞台裝置設計圖樣，便於演出時作參考之用。

蔡金花 獨幕劇  
鮑雨著 每冊三角五分

轟動全世界最高峯的名劇：

# 李力昂

——七幕劇——

匈牙利弗蘭致·庫那著 每冊六角  
芳信 譯

本書是現代匈牙利的偉大的劇作家庫那為的一個傑出的劇本。庫那在我們現在愛慕的劇壇上，直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可是，在歐美各國，他是瘋狂地為讀者和劇院所歡迎。他所寫的劇本很多，而以李力昂為達到他的天才的最高峯的作物。

本劇描寫一個性格頑強的遊說家的叫喊員——李力昂——我們的男主人公，無意地愛上了一個秀麗而天真的女僕——朱麗。由於女場主的妒忌，李力昂便被辭退了。李力昂雖然遭到失業的苦痛，但是他並不願一切地和朱麗同居起來。不久，我們的女主人公懷孕了。為了維持現在的妻子以及將來的女兒起見，李力昂便不得不從事一個冒險的勾當了。因了計劃失敗，李力昂不肯回到法律前不仁惡的裁判，他竟把頭俯殺入的刀而向自己的胸膛上深深地刺入了。未幾，雖然他在天上受了十三年的流刑，為履行他對上帝的前言，到地面來看他的妻子和女兒，但是我們的李力昂始終是頑強的，有什麼辦法叫他不愛他的幼呢？本劇的情節哀豔而激清，可以說是近代劇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芳信先生譯筆頗為流利，並將全書字句以不違原意都經修改，傳達非常，上讀真無阻礙也。

獨幕劇創作叢刊

# 小夜曲 2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出版

編輯者 獨幕劇創作叢刊社

出版者 劇藝出版社

發行者 海關路四二〇號

上海九江路二一〇號

版社所有不承印印東運裝

本冊實價國幣七角  
(外埠另加郵費一元)

87  
18-1